

滄桑如夢憶群英——

葉榮鐘《少奇吟草》所反映的的師友情誼與台灣精神

台中技術學院副教授 廖振富

壹、前言

「五桂樓頭歲月更，滄桑如夢憶群英。風流雲散悲陳跡，又聽鶯聲得意鳴。」

～葉榮鐘〈萊園聽鶯〉·1958

關於日治時期兼跨新舊文學領域，所謂「二世文人」的古典詩創作，近年來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關注，其中尤以賴和的作品最受矚目¹；其次，陳虛谷、楊守愚、周定山、吳濁流、葉榮鐘的作品，也都分別有相關的研究成果。²

以筆者而言，對探討葉榮鐘詩作的興趣尤其濃厚。依個人閱讀印象，在上述兼跨新舊文學領域的文學家中，不論是作品主題內涵、風格的獨特性與時代性，葉榮鐘都是絕不可忽視的存在。論時代性，從日治到戰後，其詩完整見證台灣近代歷史的滄桑，尤其戰後階段，葉榮鐘的後半生經歷二二八乃至長期戒嚴統治，他有相當多「指切時事」之作，展現戰後台灣古典詩少見的強烈批判性格，借用葉榮鐘哀悼林幼春的詩句：「憤時詩句銳於錐」³一語，正是葉氏「感時憂國」詩作最鮮明的寫照。除反映時代之外，他的詩以愛情、親情為主題者亦為數不少，

¹ 關於賴和漢詩的研究，先行者主要有林瑞明〈賴和漢詩初探〉（收入《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》，台北：允晨出版社）、施懿琳〈賴和漢詩的新思想及其寫作特色〉（收入《從沈光文到賴和——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》，高雄：春暉出版社）。第一本專門研究則是陳淑娟的碩士論文〈賴和漢詩的主題思想研究〉（靜宜大學中文所，2000年6月），陳建忠的博士論文《書寫台灣·台灣書寫——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》（已由春暉出版社於2004年元月出版）也有專章〈古典詩學與文化抵抗：賴和漢詩的文化與時代意涵〉加以討論。近年另有兩篇碩士論文完成，分別是許育嘉〈賴和漢詩修辭美學研究〉（南華大學文學所，2002年）、蘇娟巧〈賴和漢詩意象研究〉（彰師大國文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，2003年6月）。

² 詳參廖振富〈新版葉榮鐘詩集《少奇吟草》評介〉，《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》第42卷，頁351～359，2001年7月。關於葉榮鐘漢詩，較早的重要研究是洪銘水的〈葉榮鐘的《少奇吟草》——跨越語言一代文化人的見證〉（原收入《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》，天津出版社，又見於洪銘水《台灣文學散論——傳統與現代》，天津出版社），後改題為〈《少奇吟草》跨越世代的見證〉，收入新版《少奇吟草》之書前「導讀」，頁39～72。最近的相關論述有（1）林瑞明〈探索葉榮鐘的文學〉（收入《櫟社成立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01年12月，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），（2）陳盈達〈萬感填胸不可攔——葉榮鐘詩中的現實關懷〉（收入《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中縣文化局出版，2002年3月）。（3）賴金英《葉榮鐘及其文學研究》，中興大學中文系「在職碩士班」碩士論文，2003年6月。

³ 「憤時詩句銳於錐」一語，出自葉榮鐘〈哭幼春先生〉二首之二，新版《少奇吟草》頁142，晨星出版社，「葉榮鐘全集」之5。關於此詩，下文將有深入討論。

且真情灌注，感人至深，可說是同世代文中的佼佼者，也值得深入品味。

然因撰寫時間的限制，本文將探討焦點縮小，鎖定葉榮鐘詩中有關師友人際的篇章為範圍。由於葉氏本人活躍於日治時期的文化、文學界，其往來師友，也都是日治到戰後初期的台灣菁英，藉由這類作品的探討，一方面將有助於增進對葉氏人格特質與作品意蘊的瞭解，一方面也得以一窺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風貌，從而彰顯日治到戰後台灣知識菁英的精彩側面，及其思想意識中濃厚的台灣精神，以增進後人對先賢精神風範的認識。

葉氏晚年對台灣政局頗為失望，基於對台灣歷史文化的使命感，轉而潛心著述。關於葉氏晚年從事相關著述的深衷，或可用「為歷史留下見證，為同時代人物留下身影」⁴加以概括。「先賢幾輩已歸休，餘緒誰能繼末流。幽德闡揚後死責，勉揮秃筆寫從頭。」是 1964 年葉榮鐘以〈索居漫興四續〉為題的組詩中的一首⁵，生動說明了作者從事相關著述的強烈使命感。新出版的「葉榮鐘全集」，其中《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》、《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》、《台灣人物群像》三冊，正是基於此一動機而作。如果以中國古代史書的體例加以比擬，以歷史事件為核心的《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》猶如「紀事本末體」，至於《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》則屬「編年體」，而以人物為核心的《台灣人物群像》則近似「紀傳體」。

以上三部具有歷史性質的著作，前兩部重在客觀敘述，書中較少流露作者個人的情感；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一書所寫人物，多半是作者親自接觸的台灣社會菁英，書中月旦人物，筆鋒常帶感情，兼具文學情韻，其內容與本文所討論的議題最直接相關。若將該書各章所寫人物，與《少奇吟草》對這些人物所作的「文學寫真」，互相對照讀，既可以深化對詩作所寫人物的具體瞭解，也可觀察散文體與詩歌對相同題材的不同書寫特色。本文則希望以《少奇吟草》描寫師友的詩作為核心，具體勾勒葉氏作品所呈現的深刻的師友情誼，及其相關詩作所蘊藏的台灣精神。

貳、葉榮鐘生平及《少奇吟草》簡述

一、葉榮鐘生平

葉榮鐘(1900~1978)，字少奇，鹿港人。入公學校前曾接受漢文教育，九歲喪父，家道因而中落。1918年由恩師施家本引介，受霧峰林獻堂之資助，前往

⁴ 葉芸芸為「葉榮鐘全集」所寫的〈編輯報告〉，提及：「在 1960 年代，當台灣史有關著作還少得幾乎接近空白的時候，父親似乎有一種『捨我其誰』的自負與使命感，獨自默默地撰寫日據下的民族運動及人物，為他那一代人留下歷史的見證，也為後代留下寶貴的資料。」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，頁 35。

⁵ 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，頁 229。

日本留學。1920年秋季，參加林獻堂推動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從此介入政治活動。1921年返台，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擔任林獻堂通譯兼秘書。1927年1月文化協會分裂，5月林獻堂赴歐美旅遊，葉榮鐘乃再度赴東京留學，入中央大學修讀政治經濟學。1930年3月學成歸台，擔任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書記長。1931年4月與施織織女士結婚，是年12月與黃春成、賴和、莊遂性等人合辦《南音》雜誌（1932年1月創刊）。1933年，與楊肇嘉等人赴朝鮮考察地方自治制度。1935年擔任《台灣新民報》通信部部長兼論說委員。1936年3月參與台灣新民報社主辦的「華南考察團」，訪問廈門、福州、汕頭、廣東、上海、香港等地。1940年2月，被派赴日擔任《台灣新民報》東京支局長；1941年11月返台，轉任《興南新聞》（原《台灣新民報》改名）台中支局長。1943年2月受日本徵召前往菲律賓擔任《大阪每日新聞》特派員及馬尼拉新聞社《華僑日報》編輯次長。1944年4月返台，擔任六報合併後的《台灣新報》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。1945年4月因盟軍對台灣的轟炸加劇，帶領家人至台中市郊軍功寮避難，直到戰爭結束。

戰後被推選擔任「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」總幹事，1946年8月與林獻堂、陳逸松、陳炳等十多人參加丘念台率領的「台灣光復致敬團」赴大陸訪問。並應摯友莊垂勝（時任台中圖書館長）之邀，任職於台中圖書館，共同致力民眾的文化提升。1947年二二八事變後，多位台灣菁英份子罹難，葉榮鐘、莊垂勝均被撤職，莊垂勝遂隱居霧峰萬斗六以終其生，葉氏則轉入彰化銀行任職，從1948年一直到1966年退休。1974年曾赴美國旅遊，1978年病逝。葉榮鐘晚年潛心寫作，著述極豐。生前著作，由其女葉芸芸結合學界力量，整理為「葉榮鐘全集」，2000年12月由晨星出版社出版。

二、《少奇吟草》簡述

葉榮鐘一生持續漢詩寫作，留下作品六百多首，去世後由家人編為《少奇吟草》，於1979年出版少量分送親友，是為本書初版。2000年，改為橫排，重新收入「葉榮鐘全集」中，是為新版。2001年6月龍文出版社「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」第三輯所收之《少奇吟草》，則係根據1979年初版加以複印而來。《少奇吟草》不論初版或新版，均有不少錯字，筆者曾撰寫〈新版葉榮鐘詩集《少奇吟草》評介〉⁶一文，以初版、新版綜合校勘，並輔以文意判讀，更正不少錯字。2004年5月，筆者因參與《全台詩》編纂計畫之工作分配，再度作全面校勘，又發現不少錯字，均已一一訂正。

葉芸芸曾在新版《少奇吟草》的「編後記」中說：

⁶ 此文發表於《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》第42卷，頁351~359，2001年7月。

父親早年參與抗日政治運動，是知識分子的使命感所使然，是因為他生於一個被殖民的時代。他的作品，無論是主持筆陣「鐵筆揮硬論」的早年，抑或是「捨我其誰」筆耕寫史的晚年，都顯露著一種對他自己、對所處時代的自覺。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卻總是相信，父親情所獨鍾的是文學。……詩是父親一生寄情感事所在，卻是無可否定的。⁷

根據這段描述，對研究葉榮鐘的思想與文學而言，《少奇吟草》之重要性，不言而喻。這種說法，既顯示身為女兒對父親的瞭解，也完全符合葉榮鐘所處的文學環境。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，1920年代以前，是以傳統漢詩為主流的舊文學一枝獨秀的局面，1920年代以後則是新舊文學共存共榮發展。葉榮鐘與賴和、陳虛谷等同輩作家，當時一方面鼓吹文學革新，批判傳統詩社之墮落；一方面又從未排斥、放棄漢詩之創作，進而企圖將漢詩注入新精神，改造新風貌。葉榮鐘在施家本、林幼春、林獻堂、傅錫祺等櫟社師長的長期薰陶之下，從18歲起至78歲去世為止，更持續了長達60年的漢詩創作生涯，與其一生相始終。

筆者〈新版葉榮鐘詩集《少奇吟草》評介〉一文，曾從三個角度肯定《少奇吟草》的研究價值：其一，《少奇吟草》是了解葉氏文學全貌及心靈世界的重要憑藉。其二，《少奇吟草》有助於辨析日治迄戰後台灣文學精神的傳承與思想意識。其三，《少奇吟草》可做為台灣文學「全新研究面向」的文本。希望透過本文的論述，能彰顯上述的研究價值。

參、《少奇吟草》所呈現的人際網絡及其特徵

一、《少奇吟草》所呈現的人際網絡

歸納葉榮鐘《少奇吟草》書中所呈現的人際網絡，大約可分以下成幾個區塊。

其一，年輕時期的鹿港摯友，包括莊垂勝、洪炎秋、許文癸、施玉斗等人。他們當時曾在家鄉共同創辦一個手抄的「迴覽」（輪流傳閱）刊物：《晨鐘》，而這些人也是葉氏終生的摯友⁸。另外，施家本較為特殊，年齡比葉榮鐘大了十多歲，曾是葉氏就讀公學校時的代課老師⁹，但日後卻經常與前述的葉氏鹿港好友

⁷ 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，頁263，葉芸芸〈編後記〉。

⁸ 葉氏自述：「（公學校畢業，辭去在台中某撞球場記點員的工作之後）我在故鄉閒蕩了幾個月，……但是由我的一生看起來卻是極其重要的日子。因為我在這期間得到幾個生死不渝的朋友，若非他們吸引著我，或者我會走錯了路，變成和今日不同的我也不一定。……這幾個總角知交，至今四十餘年，猶是親愛如初。」參見葉榮鐘〈我的青少年生活〉一文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頁355，時報出版公司。筆者案：《台灣人物群像》一書前後有三種版本：最早是由李南衡主編，帕米爾書店1985年出版；其後是由時報出版公司於1995年出版，內容增加數篇文章。最新版本，則是由晨星出版社出版「葉榮鐘全集」所收錄。本文以下引用此書，都是以時報出版公司所出版者為準。

⁹ 參葉榮鐘〈我的青少年生活〉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頁337，時報出版公司。

在一起，成爲忘年之交¹⁰。

其二，櫟社師長，主要有林獻堂、林幼春、傅錫祺三人。葉氏與林獻堂的結識，始於 1918 年春天，葉氏當時是十八歲的年輕人，透過恩師施家本的介紹，他得到林獻堂的資助赴日求學¹¹，其後並長期追隨林獻堂、林幼春從事民族運動。由於這一層淵源，他進而與「櫟社」締結了不解之緣，並在 1942 年在林獻堂主導下加入櫟社，正式成爲第二代社員¹²。

其三，《南音》雜誌同仁，《南音》創刊於 1932 年元月，最先是由黃春成、郭秋生與葉榮鐘倡議而發起¹³。《南音》雜誌同人列名者共十二人¹⁴，其中周定山、莊遂性（垂勝）、許文達、洪樵（炎秋）等人，本是葉榮鐘的鹿港摯友。賴和、陳逢源、張聘三等人則是葉榮鐘舊識。十二同仁中，除了黃春成、郭秋生兩人是台北人，其他幾乎都是由葉榮鐘邀集加入的中部文人。《少奇吟草》1931 年左右有詩〈寄懷天南並似稻江諸友〉四首，天南就是黃春成。

其四，文化界與文學界友人，主要有陳虛谷、陳炘、張我軍、楊肇嘉、吳三連、林茂生等人。包括台灣文化協會（陳虛谷、吳三連、陳炘、林茂生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（楊肇嘉），多半是葉榮鐘在抗日民族運動陣營中曾並肩奮鬥的同志。

二、《少奇吟草》人際網絡的特徵

據筆者觀察分析，《少奇吟草》所呈現的人際網絡，有以下三個特徵：

¹⁰ 葉榮鐘〈我的青少年生活〉：「施家本先生他和摯友莊遂性兄有中表之親，所以同我們一群朋友都成爲忘年之交。他的年齡長我們十多歲，但他從未以長輩自居。」見《台灣人物群像》，頁 355，時報出版公司。

¹¹ 見葉榮鐘〈杖履追隨四十年〉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頁 24，時報出版公司。

¹² 見傅錫祺《增補櫟社沿革志略》，頁 6，「昭和壬午十七年：三月一日……灌園、負人推薦少奇、讓友入社，滿場一致贊成，遂邀二君加入爲社友。」筆者案：灌園即林獻堂、負人即莊垂勝。筆者案：傅錫祺《增補櫟社沿革志略》於 1943（昭和十八）年六月出版，由興南新聞社印刷，該書是傅錫祺繼《櫟社沿革志略》之後，增補自昭和 6（1931）年 11 月以後，迄昭和 17（1942）年 12 月 27 日舉行櫟社四十週年大會爲止的十一年間大事紀要。《增補櫟社沿革志略》是附在《櫟社沿革志略》之後合併印刷出版，封面書名卻作《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》，由林獻堂題字。該書戰後未見流通，獲睹不易，筆者是在潭子鄉圖書館複印而得（傅錫祺之後人捐贈該館），其後並承蒙林幼春長孫林中堅先生惠贈影印本一冊。至於台灣銀行「台灣文獻叢刊」收錄的是《櫟社沿革志略》，不但少了 11 個年度的記事，而且該版本經過重新打字排版，內容頗有修改。

¹³ 黃春成〈本誌之沿起〉：「值葉榮鐘南來，勸予倡辦文藝雜誌。……嗣後郭君秋生辱訪，託予共興台灣話文……郭君之誠，令人難卻，遂電葉君南來磋商，聚談兩日，終覺非提辦文藝雜誌不可。……葉君歸中，隨託訪問陳逢源、賴和、周定山、張聘三、張煥珪、莊遂性、洪樵、吳春霖等氏。」見《南音》第一卷第二號，頁 26~27。

¹⁴ 《南音》雜誌同人列名者共十二人，名單如下：「陳逢源、賴和、周定山、張煥珪、莊遂性、張聘三、許文達（本名許文葵）、葉榮鐘、洪樵、吳春霖、郭秋生、黃春成」，見該刊第一卷第三號書末版權頁。莊遂性即莊垂勝，洪樵即洪炎秋。

其一，人際網絡的多重交集。

在上述的四個區塊中，其實有多重的交集關係。筆者將這四大區塊，分別以「A：鹿港文人」、「B：櫟社成員」、「C：《南音》同仁」、「D：台灣文化協會、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」歸類，發現以下結果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1、莊垂勝：A、B、C、D。 | 2、施家本：A、B。 |
| 3、洪炎秋：A、C。 | 4、周定山：A、C。 |
| 5、許文葵：A、C。 | 6、林獻堂：B、D。 |
| 7、林幼春：B、D。 | 8、傅錫祺：B。 |
| 9、賴和：C、D。 | 10、陳虛谷：D。 |
| 11、陳逢源：C、D。 | 12、黃春成：C。 |
| 13、楊肇嘉：D。 | 14、陳炘：D。 |
| 15、林茂生：D。 | 16、吳三連：D。 |

如果以區域性觀察，以上人物的籍貫明顯集中於台中、彰化地區（除黃春成、陳逢源、林茂生、吳三連之外），反映日治時期中部地區是台灣文化重鎮的史實。上述歸類，原則上交集越多，與葉榮鐘的互動就越頻繁，交情也越深，最明顯的是莊垂勝，他是葉榮鐘一生的知音，葉氏曾以「義比嚴師，情親手足」¹⁵形容兩人的關係。又如林獻堂、林幼春既是櫟社核心主幹，也分別擔任台灣文化協會的總理、協理，而《南音》的創辦也得到他們兩人的鼓勵，「南音」之刊物名稱，更是由林幼春所擬定¹⁶，林獻堂、林幼春兩人可說都是葉榮鐘在政治與詩學領域的雙重導師。而施家本既是葉榮鐘的忘年交與恩師，也是櫟社成員。

較特殊的是陳虛谷、黃春成等人，雖然看似與葉榮鐘只有一類交集，事實上卻與葉榮鐘情誼匪淺。其中，陳虛谷與葉榮鐘尤其關係密切：1920年代初期，他與葉榮鐘都是台灣文化協會年輕一輩的宣傳健將；兩人都曾拜林幼春為舊詩創作的老師；1940年在東京期間，又同時應林獻堂之邀加入「留東詩友會」。不論早年旅日或回台之後，乃至戰後時期，陳虛谷與葉榮鐘唱和都極為頻繁。

其二，漢詩創作的共同興趣。

傅錫祺、林幼春、林獻堂等第一代櫟社成員，都是傳統漢學教育出身，本來就具備深厚的漢詩創作素養，以及藉詩歌創作以抒情詠懷的習慣。而參與文化協會的新一代知識青年，也有不少人熱中古典詩創作。賴和、陳逢源、陳虛谷、葉榮鐘是其中的著名例子。

較不為人知的是，從不曾參加詩社或詩會活動的金融人才陳炘，雖具備留學美國的新式教育背景，事實上也常以古典詩作為寄託感情的媒介，由於陳炘與林

¹⁵ 這是莊垂勝逝世後，葉榮鐘的輓聯，見莊垂勝詩集《徒然吟草》附錄，頁53。

¹⁶ 詳參廖振富〈林幼春、賴和與台灣文學〉，《文學台灣》17期，1996年1月。

獻堂情誼甚深，1939年林獻堂留居日本期間，開始與林獻堂藉由通信方式唱和吟詩¹⁷，後來葉榮鐘、莊垂勝、陳虛谷都曾與陳炘唱和¹⁸。而《南音》雜誌主要發起人黃春成，在戰後與莊垂勝的通信中，也兩度抄錄自己詠懷感時的古典詩作¹⁹。古典詩不但是日治時期第一代傳統文人所擅長，第二代的知識青年在鼓吹文化啓蒙運動之餘，也在第一代的薰陶提攜之下，具備相當的素養。

其三，強烈的現實關懷，政治立場的右翼色彩。

葉榮鐘自1920年代留日期間，即因緣際會參與台灣民族運動。其往來人際圈，以上述四個區塊觀察，其中「櫟社」素以具備強烈漢族意識著稱，而「台灣文化協會」、《南音》雜誌，分別在當時政治、文學陣營開風氣之先，領導文化、文學啓蒙與抗日運動，這些團體率皆具備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，殆無疑義。這種關懷現實的精神，很自然也呈現在葉榮鐘與師友唱和往來的作品中。另外，「台灣文化協會」自1927年以後分裂，新文協由左翼知識青年連溫卿取得掌控權，林獻堂、林幼春、蔣渭水等退出，另組「台灣民眾黨」。1930年林獻堂、林幼春等人又因主張不同與蔣渭水分道揚鑣，由林獻堂、蔡培火支持楊肇嘉自日本回台，另組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」。葉榮鐘長期追隨林獻堂，其交遊圈因而集中在以林獻堂為核心的右翼陣營。包括楊肇嘉、陳逢源、莊垂勝、葉榮鐘等人都曾參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重要活動²⁰。

雖然葉榮鐘政治立場傾向右翼色彩，但他卻不是心胸褊狹、自我設限的知識份子，其詩中對有良知、有社會關懷、人格磊落的台灣菁英，縱使是思想傾向社會主義的左翼知識份子，他仍不吝對他們致予崇高的敬意。如戰前因抗日而兩度繫獄的賴和、戰後因二二八而遇害的王添燈，他都有出乎摯情的追悼之作。²¹

藍博洲在「葉榮鐘全集」之3《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》一書的〈編後記〉曾

¹⁷ 《海上唱和集》一書，是收錄林獻堂1939~1940年間旅居日本與詩友唱和詩作而成，詩集頁4~42為獻堂詩，頁43~90為諸詩友唱和之作。其中頁62~63有陳炘（若泉）〈寄懷灌園先生〉、〈拙句偶成〉、〈春日遊關子嶺〉、〈卜居〉、〈卜宅感懷疊前韻〉，共五題六首。至於林獻堂和作，分別見於：同書頁9〈次若泉拙句偶成原韻〉、頁11〈步率家眷若泉遊關子嶺原韻〉、頁28〈步若泉移寓原韻〉、頁31〈和若泉老弟寄懷之作〉。筆者案：《海上唱和集》原書，昭和15（1940）年12月在日本印刷發行。根據封底版權頁，編輯者為陳滿盈（虛谷），發行者為葉榮鐘。戰後此書未見流通，筆者是數年前與施懿琳、黃美娥兩位教授聯袂拜訪莊幼岳先生時，向莊先生借得原書影印而來，謹藉此致謝。葉榮鐘編輯《林獻堂先生遺詩》時，第二部份即是收錄此書所載之獻堂詩作。

¹⁸ 莊垂勝、陳虛谷與陳炘之唱和，可參考林莊生《懷樹又懷人——我的父親莊垂勝、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》，頁289~292，自立報系出版部。葉榮鐘之作則有〈步若泉先生卜居瑤韻〉，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頁152。

¹⁹ 參見林莊生《懷樹又懷人——我的父親莊垂勝、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》，頁171~173，信中所錄詩作分別是〈移居南門〉七律一首、〈雜感〉七絕兩首。

²⁰ 參見葉榮鐘《台灣民族運動史》第八章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〉，頁451、456，自立報系出版部，1990年一版六刷。

²¹ 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頁206〈謁懶雲墓〉七絕二首、頁185〈弔王添燈兄〉。

提及：幾年前，他讀到代表左翼的《新台灣大眾時報》1930年12月號，刊載一則強烈攻擊葉榮鐘的文字，因而產生「沈重的歷史感慨」。結尾他進而寫到：

我想，擺在歷史的長河來看，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，也許會因為認識的不同而有「左派」「右派」之分；但是，當時移事往，歷史的現實卻告訴我們，在嚴酷的政治壓力與利益誘惑下，「左派」可以轉向，「右派」更可以逢迎；這時，能夠讓人們尊敬的倖存者，就只有像葉榮鐘先生這樣的正派人物了。²²

旨哉斯言！只要細讀《少奇吟草》，便可發現：葉榮鐘的「正派」性格貫串在字裡行間，始終如一。基於「博習親師，論學取友」、「氣類相投」的原則，其往來的師友，雖以右翼居多，但多半稱得上是「正派」的人，不屑逢迎、堅持理想與操守，是這群台灣知識份子的共同特徵。

肆、《少奇吟草》所反映的師友情誼

本節筆者擬就《少奇吟草》中，與葉榮鐘互動關係較為密切的師友，分成三類，挑選相關作品，深入討論詩作的內涵與寫作背景，以便具體瞭解葉榮鐘和這些師友的真摯情誼，乃至作品背後所蘊藏的時代投影，以及當時台灣文化人的精彩側面。這三類分別是：(1) 櫟社師長：包括林幼春、林獻堂、傅錫祺三位。(2) 鹿港師友：包括施家本、莊垂勝、洪炎秋三位。(3) 文化界知交：包括黃春成、陳虛谷、賴和三位。

一、櫟社師長：林幼春、傅錫祺、林獻堂

1、林幼春（1880~1939）

葉榮鐘雖然遲至1942年才正式加入櫟社，但他與櫟社主要領導人林幼春、林獻堂的接觸卻可上推至1920年代。《少奇吟草》所收詩作，1925年自〈惜春〉至〈初夏〉，共16題31首七言絕句，都注明是「萊園讀詩會課題」²³。

根據葉榮鐘自撰的文章〈林幼春先生的印象〉²⁴所述：「萊園讀詩會」是1920

²² 見「葉榮鐘全集」之3《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》，頁392~393，〈編後記〉，晨星出版社，2000年8月。

²³ 參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頁92~97。

²⁴ 葉榮鐘〈林幼春先生的印象〉，原刊於吳濁流創辦的《台灣文藝》第四期，1964年7月。以筆名「凡夫」發表。此文與葉榮鐘《台灣人物群像》一書所收的專文〈台灣民族詩人——林幼

年代由林獻堂主倡，每月出一課題，由櫟社的高手擔任詞宗。某次課題題目為「萊園觀月」，該期作品特別多，獻堂為鄭重其事，增加看卷的詞宗為五人，分別是：傅錫祺、連雅堂、陳聯玉（貫）、陳槐庭、林幼春。而葉榮鐘的一首作品，被前四位詞宗分別評為：兩位第一、一位第五、一位第七，只剩林幼春尚未評選。當時包括林獻堂、莊太岳在座之外，還有十數人在霧峰林獻堂宅圍觀幼春的公開評選過程。幼春經過反覆閱讀之後，先評定第四名以下，最後決定「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」前三名。當葉榮鐘的一首作品經幼春擢居第一時，葉氏形容自己的反應是「一時忍俊不住，竟於當場笑了出來。」心情則是「喜不自勝」，葉氏更進一步說明其原因：

那首詩雖然在別的詞宗筆下被選為第一，但我並不感覺怎樣高興，唯獨對幼春先生的評價特別重視，這卻不全是我的私心，而是眾人公認的事實。因為幼春先生對詩，標準置得甚高，平素少所許可，所以他的品題極有權威。²⁵

這段追憶文字，生動呈現林幼春的詩學成就，如何在葉榮鐘等年輕晚輩心目中享有崇高的聲名；也為兩代之詩學傳承情形，留下精彩的歷史紀錄。據葉氏自云：關於作詩，他一向是向莊太岳先生請益的。後來莊太岳過世，約自 1936 年起，他才敢請求林幼春先生加以指導：「自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，先生逝世止，這四個年頭的詩，都是由台北郵寄霧峰，恭請先生點鐵的」²⁶。從這段描述，可確定兩人關係匪淺。

《少奇吟草》書中與幼春相關的作品，包括 1938 年〈敬次幼春先生村居瑤韻〉七律一首、1939 年〈哭幼春先生〉七律兩首、1957 年〈謁南強先生墓〉七絕四首。其中最能彰顯幼春一生風骨的是〈哭幼春先生〉二首，其一是：

看天忍淚更何言，碩果於今並不存。病骨卅年肩眾望，詩才一代仰彌尊。
常將倒屣迎寒士，曾見昂頭入獄門。近許傳箋稱弟子，傷心豈獨為私恩。

起筆兩句，是慨嘆櫟社前輩詩人凋零殆盡。林幼春是櫟社最初三位發起人中，年齡最小，最晚去世的一位，²⁷而櫟社第一代社員，到 1930 年代去世者甚多，葉氏乃有此感慨。「看天忍淚」一語，「忍」字益見其深情。不過真正能傳神概括林幼春一生特質的，是中間兩聯對仗。由於林幼春自二十餘歲即罹患肺病，身體羸

春〉，內容頗多雷同，但後者刪除不少葉榮鐘個人與林幼春情誼的片段，筆者此處所引述的內容正是一例。

²⁵ 引文出處同上註。葉氏被幼春評為第一的作品〈萊園賞月〉其二，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頁 94。

²⁶ 引文出處，同註 20。振富案：莊太岳逝世於 1938 年，葉氏此文誤記為 1935 年。

²⁷ 櫟社的最初三位發起人是：林癡仙（1875～1915）、賴紹堯（1871～1917）、林幼春（1880～1939）。

弱，但精神意志力極為堅強，表現在抗日運動上，1920年代曾擔任台灣文化協會協理，並因「治警事件」入獄服刑，入獄前後有二十餘首相關詩作，在當時台灣文化界引起極大的迴響²⁸。另一方面，其詩才之高，早有定評，梁啟超1911年訪台已讚嘆幼春為「海南才子」，連雅堂則在推崇幼春年少作品〈諸將〉六首時曾說：「氣魄之大，格調之高，我台詩界有幾人哉？」²⁹。至於幼春對待年輕一輩的熱誠態度，不但可由楊雲萍、楊逵、張深切、陳虛谷等人的追憶中，獲得第一手印證³⁰；在葉榮鐘〈林幼春先生的印象〉一文中，也有具體的陳述：

幼春先生不但會同情青年，而且極愛護青年，對於一群愛好文學的窮小子，真能夠另眼相待。他們去訪問他時，不但留宿留飯，他們所作不著邊際的議論，先生也很認真地和他們研討辯難，一定要到達一個結論才肯罷休。絕不因為他們人微言輕，採取愛理不理，或姑妄言之，姑妄聽之的態度。³¹

綜合上述，可見「病骨卅年肩眾望，詩才一代仰彌尊」、「常將倒履迎寒士，曾見昂頭入獄門」等四句，能準確概括形容幼春一生的特質：瘦弱的病體、備受讚譽的文學成就，憐才愛才的長者風範，以及昂然不屈的抗日精神，句句有所本，絕無泛泛之語。而且語氣有強烈的起落頓挫，其人格形象：對文學青年「熱誠相待」（倒履迎寒士）與對殖民強權「凜然不屈」（昂頭入獄門）的鮮明對比，大開大闔，頗有魯迅詩：「橫眉冷對千夫指，俯首甘為孺子牛」之風味。結尾兩句，先述私人之師生情誼，但「傷心豈獨為私恩」之「豈獨」兩字，藉由翻騰之語氣，又轉出深意：意謂幼春之逝世為全台文化界之巨大損失，我非只因個人情誼而傷心也。這是為幼春尋求歷史定位，推崇之高，不難想見。

〈哭幼春先生〉其二為：

中原鼎沸感難支，輒使先生發古悲。疾惡心情狠似虎，憤時詩句銳於錐。
耽書小瘡翻加病，愛子初回便拒醫。硬骨稜稜標末世，臨終意氣尚堅持。

前兩句，點出幼春深刻的「祖國情結」，對近代中國時事的憂心關切。五、六

²⁸ 詳見廖振富〈日治時期台灣監獄文學探析——以林幼春、蔡惠如、蔣渭水「治警事件」相關作品為例〉，收入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》頁136~201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3年2月。

²⁹ 見連雅堂《瑞軒詩話》第四則，文刊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漢文版，明治44年（1911）1月12日。振富案：關於《瑞軒詩話》，可參謝崇耀〈《瑞軒詩話》介紹〉，《台灣文獻》54卷2期，頁377~396，2003年6月30日出版。但該文編校之《瑞軒詩話》原文，頗有錯誤，筆者目前正撰寫一篇專文加以探討。

³⁰ 關於幼春對待年輕一輩的熱誠態度，可參廖振富〈林幼春研究（附生平事跡年表）〉，《台灣文學學報》第一期，頁131~166，政大中文系出版，2000年6月。

³¹ 出處同註20。

句切合幼春之臨終情境書寫³²，顯示葉氏與幼春情誼深厚，乃有此瞭解。但這首詩最突出的警句，允推「疾惡心情狠似虎，憤時詩句銳於錐」二語³³，充分彰顯幼春其人其詩：「滿腔熱血湧毫端」、「生成倔強少人同」³⁴的特質。結尾兩句，再度強調此一精神特徵，「硬骨稜稜標末世」句中「硬骨」的讚語，特別推崇幼春終生不渝的堅持漢族立場，似乎在反襯皇民化時期，不少人屈從日本統治者，喪失台灣人立場，甚至刻意迎合統治者，隱藏對這些人的批判，感慨深沈。

戰後 1957 年，葉榮鐘有〈謁南強先生墓〉七絕四首，其一是表達恆久不變的嚮慕之忱：「縱使音容難再接，葵傾不改舊時衷。」其二是寄託時事感慨：「白雲蒼狗思無窮，時事何從一告公。」其三則緬懷櫟社精神：「櫟社精華黃土深，鐘聲鉢響久消沈。」其四進而悲獻堂之新逝：「灌老新從三島返，月明泉下唱酬頻。」（林獻堂號灌園，1956 年病逝日本後歸葬霧峰）貫串其中的情感主脈是：對櫟社師長的無限崇仰追思，與戰後台灣再度淪入黑暗統治的悲憤。在其心目中，儼然以林幼春為台灣知識份子的崇高典範。

2、傅錫祺（1872~1946）

傅錫祺，號鶴亭，台中潭子人。他繼賴紹堯之後接任櫟社社長，自 1917 年一直到 1946 年去世為止，擔任社長將近 30 年，著有《櫟社沿革志略》、《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》，完整記錄櫟社的歷史，是今人研究櫟社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。毫無疑問，他是櫟社的靈魂人物之一。

與林獻堂、林幼春等櫟社主幹大相逕庭的是：他的處世態度偏向「明哲保身」，一生從不涉入政治運動，然而這種處世態度卻不影響他與林獻堂、林幼春等人的深刻友誼。尤其日治末期，櫟社第一代社員逐漸凋零之後，林獻堂與傅錫祺兩位櫟社元老同心協力，合作無間，致力於第二代社員詩藝與思想的傳承，力謀櫟社之復興，居功厥偉。³⁵

³² 第五句，葉氏原註：「先生近年病況小康，棄世數日前，因耽書過夜，致患感冒，遂至不起。」第六句，葉氏原註：「先生病革，令長郎及令三郎由東京馳歸此間，先生為維持一息，日受注射至七十餘筒，及見諸兒齊集病榻，則揮手拒醫，遂於翌早長逝。」

³³ 陳虛谷在幼春去世後亦有弔詩多首，並曾在致莊垂勝的信函中談論各界之弔詩，其中虛谷對葉榮鐘「常將倒履迎寒士，曾見昂頭入獄門」、「疾惡心情狠似虎，憤時詩句銳於錐」二聯，頗為欣賞。莊垂勝回函，亦稱：「少奇兩首（弔詩）很有實感」。詳見林莊生《懷樹又懷人》，頁 188、189。

³⁴ 「滿腔熱血湧毫端」、「生成倔強少人同」二語，分別見於莊龍（雲從）、傅錫祺贈幼春詩，詳參廖振富〈林幼春研究〉，《台灣文學學報》第一期，頁 131~166，政大中文系出版。

³⁵ 關於傅錫祺的生平思想與詩歌創作，可參廖振富〈傅錫祺《鶴亭詩集》所反映的人生抉擇〉，收入《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 131~162，台中縣文化局出版，2002 年 3 月。

《少奇吟草》中所收與傅錫祺往來詩作有：〈敬和鶴亭老師小立瑤韻〉、〈鶴亭老師古稀賦此遙祝〉、〈敬步傅夫子見寄瑤韻〉、〈疊前韻再酬傅夫子〉等。前二題，都是 1941 年所寫，當時葉氏在東京擔任《台灣新民報》東京支局長。後二題，都是 1945 年春夏之際，回台中軍功寮躲避空襲期間所寫。

〈敬和鶴亭老師小立瑤韻〉內容如下：

不問人間事，高齋晝掩扉。未將心法領，枉自夢魂飛。日落西風急，宵侵景物非。此時最惆悵，同調況今稀。

前兩句描寫傅錫祺杜門不出、不過問世事的生活，言外之意是讚美他在戰爭時期不曲意迎合當局的高潔操守。三、四句，葉氏自言雖然未能領略傅錫祺的「心法」，但並不影響對傅錫祺的景仰。「未將」、「枉自」的虛字使用極為高妙，作者以自謙、自抑語氣，隱藏豐富的內涵：既暗示自己深刻的憂時之念，無法做到「不過問世事」；也肯定傅錫祺「有所不為」的人格。五、六句，屬於象徵性的寫景，刻畫台灣處在戰爭時期的緊張肅殺，風雲變幻。結尾兩句，以「惆悵」二字與前文詩旨結合，以「同調」二字，點出自己與老師「入世」與「出世」之間殊途同歸、相濡以沫之情。著一「況」字，呼應「惆悵」，使感慨意味更深。

至於〈鶴亭老師古稀賦此遙祝〉，則是為祝賀傅錫祺 70 大壽而寫：

翹首天南萬里遠，賀箋空與雁爭飛。豈緣泉石稱遺老，歷盡滄桑到古稀。
此日斗山齊仰止，劫餘金玉復來歸。籌添海屋身逾健，文運未須嘆式微。

傅錫祺 70 歲生日是在 1941 年 9 月 30 日（古歷 8 月 10 日），當天櫟社、應社兩社社員十餘人曾共赴傅錫祺宅祝賀，並分別致贈賀匾³⁶。相關詩作，包括祝壽詩與以〈老松〉為題的「澹廬擊鉢吟」，見於《南方》雜誌 142、143 期。葉榮鐘此詩亦見於 142 期，但文字與《少奇吟草》所收者略有不同³⁷。當時葉榮鐘任職東京，不在台灣（1941 年 11 月返台），故寄此祝壽詩遙祝，本詩前二句對此已有清楚交代。詩中以「遺老」為傅氏定位，並肯定他對漢文化傳承的巨大貢獻，可說是傅錫祺一生之定評。

1945 年 4 月至 8 月，因盟軍密集空襲台灣，葉榮鐘帶領家人「疏開」回台中軍功寮，其地與傅錫祺所居的潭子甚近，傅錫祺有兩首寄贈之作，其一是：〈五

³⁶ 參見傅錫祺《鶴亭詩集》所附〈生平紀要〉，頁 382，收入龍文出版社「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」第二輯。

³⁷ 見《南方》雜誌 142 期，頁 30，1941 年 11 月 19 日發行。台北南天書局 2001 年 6 月複印本。第一句作：「此日無端萬里遠」，五、六句作：「域外高山齊仰止，劫餘學子競來歸」。

月二十六號寄少奇讓友同社軍功寮³⁸：

報道少奇子，軍功寮裏來。人情求類聚，機會得疎開。勝境溪山在，良朋笠
硯陪。吾衰兼懼禍，無分共尊壘。

其二是〈疊前韻再寄二同社〉³⁹：

野灑玄黃血，今增劇烈來。爆音無日息，笑口幾時開。縮地誰能效，論文我
願陪。太平如未死，賀捷共傾壘。

第一首的第四句「疏開」一詞，意指躲避空襲，是台灣戰時的慣用語。原詩第七句下作者自注：「空襲日至」，反映出當時民眾每天躲避空襲的緊張氣氛。第八句表明，即使兩人住處近在咫尺，也無緣相聚共飲，只因年衰又懼空襲之禍也。第二首，更具體描寫當時盟軍軍機密集轟炸台灣，對台灣民眾日常生活與內心所產生的巨大衝擊。在「爆音無日息」的恐怖氣氛下，每天提心吊膽，朝不保夕，只能寄望於戰爭早日結束，以求得虎口餘生。

葉榮鐘回寄二首，其一是〈敬步傅夫子見寄瑤韻〉：

歸農曾有願，何意此時來。福地容萍寄，愁顏逐日開。高山欣咫尺，輕
杖缺追陪。佇望蒲輪過，蝸廬奉玉壘。

其二是〈疊前韻再酬傅夫子〉：

有口真成累，異鄉就食來。莫抽瓜蔓長，却羨草花開。愁悶猶堪抑，唱
酬喜暫陪。艱難同歷險，無恙共樽壘。

兩首的主調，同樣是在戰爭中避難鄉下的強烈苦悶，「高山欣咫尺，輕杖缺追陪」二句，是說很高興目前所居與老師住處近在咫尺，無奈卻因躲避空襲，無緣隨侍追陪。「愁悶猶堪抑，唱酬喜暫陪」，則是苦中作樂，強作排遣之語，言以詩相互酬唱，尙堪足以抑止愁悶。這是他們師徒在最緊張的戰爭空襲期間，絕不放棄的堅持，因為對他們而言，漢詩寫作既是文化抵抗的象徵，也是黑暗時代中的一絲微光。

3、林獻堂（1881～1956）

³⁸ 見《鶴亭詩集》頁 310，龍文出版社。振富案：「讓友」是張賴玉廉的字，他原本就是傅錫祺的學生，1942 年與葉榮鐘同時加入櫟社，《少奇吟草》戰後作品有〈步讓友書感原韻〉一首。

³⁹ 見《鶴亭詩集》頁 310，龍文出版社。

在櫟社師長中，與葉榮鐘相處時間最久，關係最密切的是林獻堂（號灌園）。《少奇吟草》一書所收作品，與林獻堂直接相關者，從 1937 年的〈雨夜奉寄灌園先生〉，到 1961 年的〈灌公年譜編成感作〉，多達 30 餘首，兩人情誼之深可見一斑。其中〈灌公年譜編成感作〉四首，一方面最足以反映葉榮鐘對林獻堂一生的崇高敬意，一方面也生動呈現出兩人情同父子的特殊情誼，格外耐人尋味。

功業寧須記，三臺盡口碑。滄桑資閱歷，憂患是生涯。孽子孤臣恨，池魚檻虎悲。書成長太息，庸筆負深期。（其一）

爭取民權日，流言播四郊。分庭抗異族，團結籲同胞。羅網漫天佈，晨鐘特地敲。初懷雖不遂，心血豈徒拋。（其二）

文協開風氣，先生遠慮周。虛懷徵眾議，折節挹時流。夷夏千秋別，斯文一線留。衣冠仍漢族，賴有管公謀。（其三）

群倫推領袖，本色是書生。重厚根天性，寬仁出至誠。高飛緣底事，客死最傷情。深意吾能識，臨終喚小名。（其四）

林獻堂於 1956 年病逝日本，由葉榮鐘主編的《林獻堂先生紀念集》於 1960 年完成，全書共包括《追思錄》、《遺著》、《年譜》三冊。《追思錄》包括各界人士的紀念文章，《遺著》收錄林獻堂所著的《環球遊記》、《詩集》，而《年譜》則由葉榮鐘一手完成。不論是要研究林獻堂個人或台灣近代史，這套書都是不容忽視的珍貴史料。

對葉榮鐘而言，《年譜》的完成是他為林獻堂尋求歷史定位，責無旁貸的努力，本組詩作進而抒發他完成此一著作之後的感懷。第一首起筆兩句，以「三臺盡口碑」為林獻堂蓋棺論定，言其對臺灣之貢獻早為臺人所公認，不待我之記錄也。三、四句，所謂「滄桑」、「憂患」其實是概括獻堂自年少遭逢乙未之變，中年致力文化抗日，至晚年自我放逐於日本的一生。「資閱歷」、「是生涯」二語，既是讚嘆，也是感慨，意味深長。五、六句，語氣極為沈痛，「孽子孤臣恨」是指其大半生處在日本統治下，卻始終不改漢族立場的身份認同。「池魚檻虎悲」則是指戰後自二二八事件後，至國共內戰之動亂時局，使得包括獻堂在內的台灣菁英，飽受迫害摧殘。暗指戰後的國府政權有如「檻虎」，雖被關在籠中卻依然兇暴，而台灣人卻飽受池魚之殃，哀哀無告。尤其獻堂晚年，以治病為由遠遁日本，其內心之深悲，葉榮鐘知之甚詳，故末二句以「書成長太息，庸筆負深期」收尾，作者悲歎之聲，久久迴盪不去。

第二首專就林獻堂領導從事請願運動的經歷加以描寫，除了「台灣文化協會」

的各種宣傳活動，林獻堂更爲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奔走十餘年，雖然最後仍未見成功，但此一運動對喚醒台灣人的自覺意識，凝聚民心的貢獻，則是有目共睹的。從 1920 年代之始，至 1934 年的十餘年間，獻堂曾飽受日本政府的逼迫打壓，台灣媚日士紳的攻訐，乃至同志的強力批判。尤其是 1922 年因「八駿事件」⁴⁰備受台灣留日青年學生的攻擊，短暫退出請願運動，1924 年召開「無力者大會」以對抗辜顯榮等所倡之「有力者大會」，及 1927 年「台灣文化協會」的分裂，獻堂所領導的右翼陣營退出文化協會，可謂艱苦倍嘗。本首前二句先以「流言播四郊」概述領導請願運動之辛酸，中間四句「分庭抗異族，團結籲同胞」，先強調獻堂從事請願運動，對團結同胞、對抗異族之貢獻；「羅網漫天拋」則是指日本當局曾發動「治警事件」，將重要領導人判刑入獄，以強力壓制請願運動，而「晨鐘特地敲」是說努力喚醒台灣民眾之自覺。最後總結，不以成敗論英雄，肯定其心血沒有白費。

第三首，前半是讚譽身爲台灣文化協會總理，獻堂的領導特質，不單思慮周詳，更擅長禮遇人才，調和鼎鼐，博採眾議。後半首是強調獻堂始終堅守民族立場，未被日本當局同化，對保存漢族衣冠與文化傳統，居功厥偉。

第四首仍是先讚揚林獻堂的個性：寬厚而至仁的書生本色，具備領袖氣質。後半首則轉而對獻堂的淒涼晚景，深感不平。獻堂於 1949 年 9 月以 69 之高齡自我放逐於日本，至 1956 年 9 月病逝爲止，終生未再回台灣。「高飛緣底事，客死最傷情。」問句的背後，真有無窮的哀痛：究竟是什麼因素，讓這位日治時期著名的民族運動領袖，一定要在台灣回歸「祖國」之後，非得遠離摯愛的家鄉不可，最終卻落得客死異鄉的下場？據葉榮鐘回憶，他最後一次探望林獻堂，是在 1952 年 5 月 25 日，曾相處十天，至 7 月 2 日葉榮鐘將離日返台，林獻堂曾親自坐三個半小時的火車來東京送行。在同住同遊的十天當中，獻堂對他關懷有加，並曾有〈壬辰五月下旬大仁別莊喜少奇過訪〉一詩相贈，詩中充滿久別重逢的感慨與有家歸不得的無奈⁴¹。「深意吾能識，臨終喚小名。」結尾兩句，字句雖淺白，卻將兩人情同父子、相知甚深的特殊關係，作了十分生動而感人的描述。

二、鹿港師友：施家本、莊垂勝、洪炎秋

1、施家本（1886~1921）

施家本，字嘯峰，是葉榮鐘的啓蒙恩師，葉榮鐘自言思想塑造受施家本影響

⁴⁰ 關於「八駿事件」的來龍去脈，詳參見葉榮鐘《台灣民族運動史》頁 163~166，自立報系出版部，1990 年第一版六刷。

⁴¹ 參見葉榮鐘〈杖履追隨四十年〉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頁 41~42，時報出版公司。此詩內容如下：「別來倏忽已三年，相見扶桑豈偶然。異國江山堪小住，故園花草有誰憐。蕭蕭細雨連床話，煜煜寒燈抵足眠。病體苦炎歸未得，束裝須待菊花天。」

最深。⁴²他在青少年階段，從施家本那裡學到不少古典詩詞，包括梁啓超訪台之詩作、唐宋詩人王昌齡、陸游富有愛國意識、民族精神的詩，啓發他進入古典文學之門。⁴³施家本後來擔任林獻堂的秘書，也因為此一機緣，日後葉榮鐘才有機會由他引見，獲得林獻堂資助赴日本求學。可惜施家本命運偃蹇，於 1921 年英年早逝，得年僅 36 歲。

施家本雖遲至 1919 年始加入櫟社，但早在 1911 年 4 月梁啓超來台中訪問時，他便與洪棄生、莊士哲（莊太岳、莊垂勝之父）等鹿港前輩文人，共同應邀參與櫟社歡迎梁啓超的詩會，1912 年曾出席櫟社十週年大會⁴⁴，1913 年 10 月與蔡子昭兩人，以在地青年的身份參加櫟社在鹿港聚星樓（社員陳槐庭所有）的擊鉢吟會⁴⁵。《櫟社十週年大會詩稿》收錄的徵詩作品，也有施家本的〈追懷劉壯肅〉五言古體一首，充滿強烈的漢族意識⁴⁶。其詩被收入《櫟社第一集》者有 22 首，名為〈肖峯詩草〉，可見詩才深受肯定。

1960 年，葉榮鐘有〈重讀櫟社第一集肖峯詩草〉一首：

雛鶯學轉憶當年，隨處遊踪是稱筵。口授新詩猶記得，遺篇重讀一潸然。

第一、三句指初學吟詩，是由施家本所啓蒙。第二句，與葉榮鐘的文章對照閱讀，可知是描寫年少時一群鹿港好友常由施家本帶領，在夕陽西下或皓月當空時，隨意買食物一起享用，到處遊蕩閒談，或吟詩或講古說今，因而得到不少知識及對當代中國與國際局勢的瞭解。⁴⁷第四句是經由閱讀其遺詩，觸發他回憶施家本與自己的年少往事，因而感慨橫生，潸然淚下。詩中充滿強烈的懷念、感恩的深情。

2、莊垂勝（1897~1962）

莊垂勝，字遂性，號負人，是葉榮鐘情同手足的終生摯友。他們本是出身鹿港的總角之交，青年時期同受林獻堂資助赴日求學，其後又共同追隨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，戰後 1946~1947 年初，曾短暫共事於台中圖書館，二二八發生後莊垂勝被革職，葉榮鐘則轉往彰化銀行任職。⁴⁸莊垂勝於 1962 年去世後，葉榮鐘

⁴² 參見葉榮鐘〈我的青少年生活〉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頁 355，時報出版公司。

⁴³ 同上註，頁 355~356。又參見〈詩人施家本〉一文，同書，頁 269、273。

⁴⁴ 見傅錫祺《櫟社沿革志略》頁 4，辛亥（1911）年、壬子（1912）年的記載，興南新聞社，昭和 18（1943）年出版。

⁴⁵ 施家本以鹿港青年身份參與 1913 年櫟社鹿港小集，《櫟社沿革志略》並未記載，但該次詩會的擊鉢吟詩稿保留至今，出席名單與作品均留有施家本的資料。詳參見廖振富〈台大圖書館藏櫟社詩稿初探——外緣問題的考察〉，《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頁 380~381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出版發行，2003 年 11 月。

⁴⁶ 關於施家本〈追懷劉壯肅〉一詩的分析，參見廖振富〈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中的劉銘傳——以櫟社徵詩（1912）作品爲主的討論〉，《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》第 45 卷，2004 年 7 月。

⁴⁷ 參見葉榮鐘〈詩人施家本〉一文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，頁 269。

⁴⁸ 參見林莊生《懷樹又懷人》，頁 225。

曾撰寫〈台灣的文化戰士——莊遂性〉⁴⁹一文紀念。

《少奇吟草》中與莊垂勝之唱和詩，有 1937 年的〈寄遂性兄〉、1941 年的〈負人近有買山小隱之舉却寄〉、1943 年的〈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〉與〈寄懷負人〉、1953 年的〈步負人山莊夕坐原韻〉。以下試舉數首，一窺兩人深厚的友誼。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，日本軍部氣焰高漲，台灣言論自由緊縮。當時葉榮鐘在台北《台灣新民報社》任職，有感於世局與人心之險惡，乃有這首〈寄遂性兄〉之作：

淒迷風雨怯清癯，病後漸知惜此軀。曲筆陷人謠市虎，假威到處逞城狐。
看天忍淚知無益，末世危言亦太迂。一策傳君須記取，鋒鋌斂盡學糊塗。

首句「淒迷風雨」是隱喻中日戰爭爆發後的日益艱困的世局，三、四句，借用「三人成虎」、「狐假虎威」的典故，批判世態人心之奸險，可能是有感於 1936 年林獻堂發生「祖國事件」，飽受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攻訐，因而被日本流氓凌辱⁵⁰。加上日本警方常以細故刁難、拘禁台灣人，藉以警告台灣人必須配合官方政策，不得有「反動言論」。葉榮鐘與莊垂勝兩人，都是深具民族意識的知識菁英，感慨之深，不難體會。「看天忍淚」的無奈與壓抑，處此「末世」，必須收斂起「危言」的苦悶與悲憤，箇中的複雜滋味與百般艱難，唯有好友能深知。因而只能在詩末以「鋒鋌斂盡學糊塗」的消沈語氣，提醒好友學會如何在亂世中自保。憤懣之情，見於言外。

相對於上述「金剛怒目」式的憤世之音，以下這首作品除了強烈的傷時之念，更洋溢著兩人在亂世中相濡以沫的溫馨情誼。

為買青山着意尋，芒屨踏破北屯岑。求田問舍違初志，春鳥秋蟲有好音。
請置隔離三頃地，用酬偕⁵¹隱百年心。誰憐倦客孤征意，況值漫天風雪深。

本詩題為〈負人近有買山小隱之舉却寄〉，寫作年代大約是為 1941 年 1 月，當時葉榮鐘在東京擔任《台灣新民報社》東京支局長。由於戰時生活困難，再加上葉夫人因無法適應東京的氣候而經常生病，葉氏急於請調回台。後來終於在 1941 年 11 月如願返台，回台中定居，擔任《興南新聞》（原《台灣新民報社》改名）台中支局長，也因而得以與常住台中的莊垂勝長相聚晤。這首詩最意味深長的兩句是：「請置隔離三頃地，用酬偕隱百年心」，說明葉氏處此亂世，想與好友共同隱居於鄉下的心願，也具體反映兩人交情之深，真足以媲美蘇軾、蘇轍兄弟

⁴⁹ 此文原發表於香港《民主評論》13 卷 24 期，1962 年 12 月 20 日，現收入《台灣人物群像》。

⁵⁰ 關於「祖國事件」之原委，參見葉榮鐘〈林獻堂先生年譜〉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頁 137~138。

⁵¹ 振富按：「偕」字，舊版《少奇吟草》誤作「階」，新版《少奇吟草》仍沿其誤，未改正。

「夜雨對床」之約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⁵²。莊垂勝收到此詩之後，有回寄之作，題為〈答少奇寄詢近有買山小隱之舉〉⁵³，詩末有：「簑笠相從茲可約」之語，可見兩人有共同的願望。施懿琳對這兩首兩人唱和詩，有以下的精闢解讀：「他們都是天涯倦客，都感到長年努力後的身心俱疲，尤其在時局日非的四〇年代，因此非常渴望有個可以託身隱居之處。從這首詩裡我們讀到了，關懷天下事者在現實的挫傷與無奈，不禁要廢書而嘆了。」⁵⁴

1943年2月，葉榮鐘被日本軍方徵調，以《大阪每日新聞》特派員身份隻身赴菲律賓，直到1944年4月始得以依約解職返台。在菲律賓期間，太平洋戰爭戰況激烈，其思鄉之情日切，精神鬱悶，可想而知。〈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〉與〈寄懷負人〉二首，是這段時期之作。在〈夜得負人讓友空便感作〉一詩中，葉氏再度提出與莊垂勝「偕隱」的心願：

秋風蕭瑟動征襟，萬里書來夜已深。儘有真情招感泣，慚無絕業報知音。
餘生祇合三緘口，去死猶懷一寸心。何日竟從偕隱願，燄峯頂上放高吟。

詩題中的「空便」是日語詞彙，意指航空信函。本詩三、四句，情緒一起一落，起伏極大，「真情招感泣」，是寫接獲好友遠從故鄉來鴻，被字句中的真情所感動而落淚；「慚無絕業報知音」則是指：任職日本軍方控制下的報社，只能聽任殖民者擺佈、無可作為的悲哀。五、六句，生動刻畫出作為一個殖民地的知識份子，處於戰爭時期內心遭受的強烈煎熬，與身不由己的苦悶。就是在這樣痛苦矛盾的心情下，他才會舊話重提，再度興起兩人及早「偕隱」的熱切期盼。「燄峯」是指霧峰、草屯、國姓間的火燄山（又稱九九峰）。從葉榮鐘寄給莊垂勝的信函，可知當時葉榮鐘確實曾寄回相當的款項，託莊垂勝設法購買霧峰萬斗六（萬豐村）的田地。此事雖未成，後來葉氏果然購得台中軍功寮的土地，並於1944年4~8月間，帶領家人在該地躲避空襲。⁵⁵

與本詩同時期作品〈寄懷負人〉，詩中更有：「除從知己推心腹，更向何人

⁵² 蘇軾、蘇轍兄弟，年輕時為參加科考寄讀外地，某風雨交加之秋夜，共讀唐人韋應物詩：「那知風雨夜，復此對床眠」，兩人惻然有感，乃相約：日後出仕，當早退為閒居之樂。此一約定，後來一再出現於兩人互贈的詩作中，成為兩兄弟終生無法實現的夢想。詳情可參見廖振富〈與君世世為兄弟——論東坡作品中的手足深情〉，《台中商專學報》第22期，頁157~168，1990年6月。

⁵³ 此詩見《徒然吟草》，頁16，內容如下：「安閑頗懼違新政，遊食長羞對世賢。大隱不妨居鬧市，躬耕豈敢慕良田。買山早有為農計，卜宅行將課子佃。簑笠相從茲可約，徒然一念十經年。」龍文出版社「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」第三輯。詩題下，有作者原註：「時君任民報東京支局長，帶眷住京有年，風雲日急，未幾，託妻病調任，徙歸台中。」

⁵⁴ 見施懿琳、廖振富、余美玲、黃美娥合著：《台中地區古典詩編註期末報告書》所收之〈葉榮鐘詩選註〉，2001年台中縣文化局委託計畫，未初版。

⁵⁵ 關於葉氏購地一事，及致莊垂勝函，詳見林莊生《懷樹又懷人》，頁231~232。

瀝膽肝」之語，兩人推心置腹、披肝瀝膽的真摯情誼，就這樣維繫一生。1962年莊垂勝去世後，葉榮鐘全程協助處理善後，是莊氏子女認定的父親的至交。其後，與其子女（尤其林莊生）仍維持相當密切的互動往來。台灣先賢論交，真可謂道義與風骨兼具，至淳至厚，在世風澆薄的當代，格外令人欽羨讚嘆。

3、洪炎秋（1902~1980）

洪炎秋是台灣著名詩人洪棄生之子，年少時期與葉榮鐘、莊垂勝等人在家鄉共同創辦《晨鐘》迴覽雜誌，曾以一首諷刺鹿港士紳共同狹妓的打油詩引起當地一時轟動⁵⁶。後來赴中國大陸求學，戰後曾任台中師範學校校長，二二八事件後被牽連撤職，轉任台大中文系教授、國語日報社社長。

《少奇吟草》與洪炎秋有關的詩，包括1937年的〈秋夜感懷寄北平老冉〉二首、1940年的〈都門喜晤炎秋兄〉二首。試看〈都門喜晤炎秋兄〉之二：

同是天涯作寓公，茫茫恨海隔西東。人經烽火身猶健，文歷波瀾氣自雄。
老大無言看竹馬，縱橫有淚洗哀鴻。滄桑遽變奔輪轉，萍水何時得再逢。

1918年洪炎秋曾短暫赴日就讀中學一年，當時葉榮鐘也剛好赴日留學，先借住於林獻堂所購之東京旅邸，後來因林獻堂賣掉此屋，葉氏乃搬到洪炎秋之租處同住⁵⁷。由於洪炎秋赴中國求學後，即滯留中國發展，時隔多年後，兩人難得在日本東京重聚，葉氏乃有此作。第一、二句，感慨同樣作客在外，一在中國、一在日本，分處東西，大海相隔。「恨海」一語雙關，既是離別之恨，也是感時之恨。三、四句，文勢矯健，英氣勃發，對仗頗見功力。五、六句，語氣轉為沈鬱頓挫：當年竹馬之交，分別經歷世事滄桑，如今都已年華老大，相顧無言，多少感慨豈是言語所能道盡？而今戰氛方熾，哀鴻遍野，除了淚水縱橫交錯，終究是一籌莫展啊。處此動亂的年代，滄桑變化之快，令人措手不及，又那能確定何時得再相聚呢？

三、文化界知交：賴和、陳虛谷、黃春成

1、賴和（1894~1943）

論交情之親密程度，葉榮鐘與賴和之互動，自然不及陳虛谷之與賴和。不過葉榮鐘認識賴和的時間，也是由來已久，最晚不會遲於1923年「治警事件」發生時。尤其1925年以後，賴和密集在《台灣民報》發表新詩、散文、小說，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創者。以賴和的知名度，和對台灣文化協會的積極投入，

⁵⁶ 參見葉榮鐘〈我的青少年生活〉，《台灣人物群象》頁360~361。

⁵⁷ 同上註，頁371。

加上人際圈有陳虛谷、莊垂勝等共同友人的交集，兩人想必早已互相認識。1931年秋天，葉榮鐘與黃春成擬創辦《南音》，在台中莊垂勝住宅邀集好友多人研商，賴和曾出席此會。後來賴和陸續在《南音》雜誌上發表多篇小說，引起極大的好評，據黃春成的說法：《南音》有點聲譽，賴和作品是功不可沒，甚至可說：《南音》是因賴和的創作而沾光⁵⁸。相對於此，葉榮鐘、陳虛谷兩人卻更肯定賴和的漢詩創作，陳虛谷早就有〈贈懶雲〉三首，其二云：「平生慣作性靈詩，珠玉連篇不費思。藝苑但聞誇小說，世間畢竟少真知。」⁵⁹葉榮鐘在戰後所寫紀念賴和的文章，直接以〈詩醫賴懶雲〉為題，可見對他們而言，相較於小說，漢詩是更能表現作者性靈與真實自我的崇高存在。1957年葉榮鐘有〈謁懶雲墓〉兩首：

纍纍萬塚簇山坡，也似生前擁戴⁶⁰多。地下果真無疾苦，刀圭或免阻吟哦。

西風斜日故人墳，虔把心香一奠君。為問新詩成幾許，卦山秋色正繽紛。

字句看似淺白質樸，內涵卻耐人尋味。第一首構思十分特別，前兩句就眼前所見墓地「纍纍萬塚」描寫，認定賴和即使去世後，仍受到陰間群黎的擁戴，一如生前，這或許是從「賴和死後成為城隍爺，墓草可以治病」⁶¹的傳說引伸聯想而來。後兩句含意尤其豐富，第一層意義是認定：賴和在九泉之下必然仍秉持人道關懷的精神，以關懷蒼生為念；第二層是在此一「合理推測」的前提下，進而懸想：如果人死後的世界是為「極樂世界」，也就沒有陽間各種病痛疾苦，那麼，賴和在陰間就無需為拯救蒼生之苦痛而奔波勞碌，而可以安心陶醉於個人吟詠之樂，以詩歌怡情養性了。「疾苦」、「刀圭」都是雙關語，既是扣緊生民的身體病痛和賴和的人道醫生身份而寫，也擴大隱喻指台灣社會的病痛，以及賴和等文化抗日志士的努力。

第二首寫到墳前祭奠之忱，以「西風斜日」的蒼茫景致起筆，以八卦山「秋色繽紛」收尾。第三句「新詩成幾許」的虛想設問，言外隱然暗示：詩歌創作才是賴和一生的「最愛」。這兩首詩，在看似淺白的字句中，蘊藏著對賴和的深刻瞭解與無限懷念，也生動刻畫出賴和廣受普羅大眾愛戴的「可親」形象。

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：在《少奇吟草》中，〈謁懶雲墓〉是緊接在〈謁南強先生墓〉之後出現的，寫作時間應該相去不遠⁶²。由於林幼春、賴和兩人，分別在

⁵⁸ 參考黃春成〈談談「南音」〉，原刊《台北文物》3卷2期，1954年8月，收入東方文化書局復刻《南音》合訂本書後。

⁵⁹ 見《陳虛谷作品集》，頁212，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，1997年12月。

⁶⁰ 振富按：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載」，形近而誤。新版仍沿其誤，未改正。

⁶¹ 見一剛（王詩琅）〈懶雲做城隍〉，收入《賴和研究資料彙編》上冊，頁42~43，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，1994年6月。

⁶² 《少奇吟草》所收〈謁南強先生墓〉，題目下記載寫作時間是：1957年10月。〈謁懶雲墓〉

日治時期新舊文學領域和抗日文化陣營，居於「文壇領袖」與「台灣文學家良心」的象徵地位⁶³，葉榮鐘個人「謁墓」的動機，既是藉以「一灑傷今之淚」，也是對林幼春、賴和兩人一生從事抗日與台灣文化重建工作，致予無限的懷念與尊崇。

2、陳虛谷（1896~1965）

陳虛谷原名滿盈，筆名一村、依菊，彰化和美人。他與葉榮鐘兩人相識甚早，自1920年初期留學日本期間，即共同參與文化抗日運動，1939年2月~1941年暑期，虛谷因攜子至日本讀書，與當時在日本擔任《台灣新民報》東京支局長葉榮鐘（任期為1940年2月~1941年11月），有較長時間的密集互動往來。並同時應林獻堂之邀，成為「留東詩友會」的成員。

《少奇吟草》收錄與陳虛谷唱和之作有1937年〈贈虛谷兄〉七絕四首、1938年〈讀依菊詩書後〉、〈書懷贈示虛谷兄〉、1939年〈得依菊書以詩答之〉、1962年〈賀虛谷伉儷金婚〉等。

〈贈虛谷兄〉四首，屬信筆拈來之作，在看似輕鬆的語氣背後，別有溫馨的情致與莊重的互勉互勵之情：

崛起礪溪幾輩雄，一時吟詠竟成風。他年若輯藝文誌，合註中興第一功。

健筆縱橫起一方，輕描淡寫也堂皇。保持殘壘惟君賴，莫為栽花課子忙。

作詩何必拘工拙，一線能延便是功。狗尾續貂君莫笑，拋磚或見玉玲瓏。

斐亭風雅久灰塵，誰障洪流策鼎新。願向詩壇充走卒，追隨驥尾共扶輪。

第一首，盛讚彰化地區吟詠之風鼎盛，認為陳虛谷與好友的大力倡導，功勞應數第一。第二首，提醒虛谷在忙碌於「栽花課子」之餘，也要勤於寫詩，因為他這枝健筆即使只是輕描淡寫，也是功力不凡啊！第三首，認為寫詩不必在乎工拙，重要的是能藉此延續漢文學的傳統，三、四句自謙已作是狗尾續貂，目的在引來好友玲瓏之作。第四首，進而感嘆「斐亭風雅」：台灣的漢詩傳統已漸式微，與虛谷共勉力障洪流，挽狂瀾於既倒，創造漢詩的新生命，我願追隨您共同盡力扶輪大雅，充當詩壇走卒。葉榮鐘與陳虛谷兩人，一方面同時追隨林獻堂，又先後拜林幼春為師，在民族運動已趨沈寂、皇民化之風高漲的日治末期，致力漢詩創

雖未記錄寫作時間，但隔數題後有〈遊珊瑚潭〉一題，記載寫作時間是：1957年11月17日。因此，〈謁懶雲墓〉，推測是在10月至11月中旬之間。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，頁206~208。

⁶³ 關於林幼春與賴和兩人的綜合討論，可參考以下二文：（1）廖振富〈林幼春、賴和與台灣文學〉（《文學台灣》17期，1996年1月）、（2）楊翠〈裂縫與出口——試探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構圖：以林幼春、賴和為例〉（收入《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）。

作，是兩代文化人薪火相傳的文化理想，也是捍衛我族文化的莊嚴使命。

有別於上述的嚴肅內容，〈讀依菊詩書後〉、〈得依菊書以詩答之〉二題則是針對陳虛谷的浪漫情事而發。先看〈讀依菊詩書後〉二首之二：

脈脈深情訴與誰，斯人心思我偏知。莫將絃索舒孤憤，浪把文章擅色絲。
漸覺糊塗難玩世，生憎勉強不成癡。天公信是無聊奈，敕⁶⁴使陶潛作艷詩。

依菊是虛谷的一個特殊筆名，在 1939~1940 年間，虛谷曾為一名為「芬芬」的歡場女子神魂顛倒，而寫了以〈恨〉為題的 27 首詩，極盡纏綿悱惻之能事⁶⁵。虛谷曾將這組詩作拿給林獻堂、葉榮鐘看，林、葉二人皆有回應之作，這裡所引是葉榮鐘回應的其中一首。有別於林獻堂以長輩口吻殷切叮嚀：「從古歡場俱是夢，莫因憔悴損英姿」，葉榮鐘這首詩充滿「同情的理解」，瞭解這是處於殖民統治下，知識份子精神極度苦悶、滿腔熱情無處宣洩的一種寄託。

《少奇吟草》中，葉榮鐘青年時期也有不少因迷戀歡場女子而寫的情詩，但在 1931 年結婚之後，他已向夫人真情懺悔：「少年哀豔肆輕狂，深梅花間夢一場。何必千金強買醉，雲英居處即仙鄉。」⁶⁶對陳虛谷的心境，他其實頗有過來人的體會，但也因此深知：這種感情終究是鏡花水月，當真不得，他於是在〈得依菊書以詩答之〉詩中，如此語重心長地告誡好友：

情場攻守已難堅，避席端宜讓後賢。一得愚誠羞獻佛，廿年薄倖悔逃禪。
虬髯縱有重來日，紅拂生憎愛少年。惜玉憐香皆業障，思量還是作詩仙。

詩旨主要是勸虛谷：不要在情場上徒勞無功的賣力攻守，這些「惜玉憐香」之舉都是業障一場，還是純粹作個逍遙的詩仙來得快活。詩中三、四句是說：我是以自身經驗勸誡老友，五、六句是以李靖、紅拂女、虬髯客的三角關係作類比，強調你期盼的愛情終究會落空的。

3、黃春成（1906~？）

黃春成，號天南，台北人，葉榮鐘和他訂交始於何時，不可考。但根據黃春成的回憶：《南音》雜誌的創刊，最早的催生者是葉榮鐘、黃春成、郭秋生三人，事在 1931 年⁶⁷。《少奇吟草》收錄〈寄懷天南並似稻江諸友〉五律四首，應該是這段期間所寫。這組作品不但反映葉榮鐘與黃春成惺惺相惜的友情，也充滿豪氣

⁶⁴ 振富按：「敕」字，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勒」，應是形近而誤。新版仍沿其誤，未改正。「敕使」者，上天下令也；作「勒使」，則不成詞。

⁶⁵ 見《陳虛谷作品集》頁 253~261，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。

⁶⁶ 見新版《少奇吟草》頁 111，晨星出版社。

⁶⁷ 《南音》的創刊經過，請參見註 13 的引述。

干雲的壯志，是《少奇吟草》中不可不讀的佳作，試看其中兩首：

風雨縱橫日，挺身待俊豪。脂膏肥碩鼠，塗炭及馴羔。世亂憐紅袖，時艱愧綠醪。君看滄海上，夜夜有驚濤。(其二)

三臺數健者，屈指無多人。末世悲歌客，中流砥柱身。山河雖已改，鷗鷺尚堪親。鬼域方張口，頭顱好自珍。(其四)

第一首，起筆即開門見山與好友互勉：在危急的年代，我們更應承擔起無可旁貸的社會責任。三、四句激烈批判：殖民政權極力榨取台灣的民脂民膏，凌辱善良柔弱的台灣人。「馴羔」的譬喻，也可能隱藏對台灣民眾怯於反抗的不滿。五、六句，重點是對「世亂」、「時艱」的感慨，至於「憐紅袖」、「愧綠醪」則是陪襯語，似乎是指藉由「醇酒美人」暫時麻痺神經，終究是不可取的。因而在最後兩句筆勢凌空突起，以壯闊的寫景語收尾，暗示內心的豪情澎湃，激盪難平。

第二首，一、二句兼含感慨、自負、互相激勵的複雜寓意。三、四句對仗極佳，語調高亢，大有「拯救台灣前途，捨我其誰」的氣概。五、六句「鷗鷺堪親」之語，可能是暗示黃春成等人共同創辦《南音》雜誌的理想：以文化啓蒙、文學改造，提升台灣的文化素養，在黑暗的時代尋找一線光明。結尾互相提醒：小心勿以文字賈禍，不要墜入日本當局虎視眈眈的羅網中。

而葉榮鐘在《南音》雜誌的創刊號中，曾以「奇」的筆名撰寫發刊詞，清楚說明他與黃春成等同仁共同發起《南音》的動機：

我們相信台灣今日人心，其所以會離散墮落者，勿論政治、經濟以及社會生活上的窘迫，不如意確是一大原因。然而從來我們的精神生活上在很長的期間中，缺少思想的訓練和文化的涵養這一層，也是不可蔑視的一大病根，在這百不如意的環境裡，想要提高一點點台灣的文化，向上我們的生活，除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而外，實在是少有辦法的，所以本誌……還期待它能作個思想知識的交換機關，盡一點微力於文藝的啟蒙運動……。⁶⁸

這種認識，即使在 21 世紀的今日台灣，仍有高度的參考價值⁶⁹。以下筆者擬進而引述黃春成的文章，藉以瞭解他與葉榮鐘創辦《南音》的深衷，並略窺其個性之一斑，從而對上述詩作的情境有更具體的瞭解。黃春成在《南音》1 卷 2 期曾

⁶⁸ 見《南音》創刊號，頁 1。東方文化書局「新文學雜誌叢刊」復刻本。

⁶⁹ 在政治層面，目前台灣主體意識已趨近成熟，政治爭端卻仍紛擾不休。如何充實台灣文化的內涵，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與自信，顯然仍有一段漫漫長途，等著我們去披荊斬棘，超越困境。

發表〈本誌之沿起〉一文，起筆即強調：「吾台自入版圖以來，漢學日頹，延至今日，已同殘喘，有心世道之士，觸目皆足興嗟！倘由此而不恢復，則式微之痛，可望目前。」接著述及爲了提振台灣的漢族文化，他曾和連雅堂合辦書局，其後又獨自經營三春書局，廉價拍賣漢文書籍。然而文運不振，書局難有起色，乃憤而遠遊中國。在描述遠遊心境時他寫到：

嗚呼！春成非好遊也，蓋憤世之憤憤，無補天問！嘆長缺之難售，空懷壯志！況感捕蛇之說，哀鴻遍野！荆廷獻漢，徒增吾恥！故不得已藉遠遊而稍抒我胸中不平氣耳！

這段引文以工整的駢文句，表達強烈的感時憂世情懷，文字極富感染力，筆力不凡。「況感捕蛇之說，哀鴻遍野！荆廷獻漢，徒增吾恥！」數句，更激烈批判日本治台之苛政。

繼本段引文之後，下一段他接著敘述如何受到葉榮鐘的鼓吹創辦雜誌，以及郭秋生來訪談論台灣話文的問題，終於決定將理想付諸行動，因而創刊《南音》的經過。根據上述，我們可清楚看出葉榮鐘與黃春成，這兩位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青年（當時葉榮鐘年 31，黃春成年 25），同樣流著激昂的熱血，懷抱著共同的文化理想與深刻的台灣情懷，而這正是他們以道義相交的基礎。

戰後葉、黃兩人互動情形如何？由於資料缺乏，不得而知，但間接可知至少仍有書信往來⁷⁰。1954年8月黃春成曾在王詩琅主編的《台北文物》3卷2期發表〈談談「南音」〉一文，文中提及葉榮鐘時他說：「再其次或可論到葉榮鐘氏了，他對《南音》的擘劃，是居最重要中之一人，每號的卷頭言，大半是他寫的，他的爲人與才氣，早有定評，無須畫蛇添足！」激賞之情，由此可見。

伍、《少奇吟草》唱和、追悼詩中的台灣精神

在詳細探討《少奇吟草》所反映的師友情誼之後，本節將挖掘、歸納貫串在這類作品中的主要精神。由於這些人物都是日治時期台灣菁英，筆者透過《少奇吟草》描寫他們之間的互動往來之作，分析其中所傳達出來的文化氣質與思想內涵，乃逕以「台灣精神」稱之，用以表達個人對這些台灣知識份子的崇敬與肯定。

一、山河須整頓：台灣前途的關懷

⁷⁰ 莊垂勝之子林莊生，仍保存著戰後黃春成致莊垂勝書信兩封，其中一封是寄到彰化銀行託葉榮鐘轉交，見林莊生《懷樹又懷人》頁 171~172。振富案：該書第十章，專門介紹黃春成與莊垂勝之往來。

葉榮鐘 1920 年代起即追隨林獻堂等人致力文化啓蒙運動，1931 年與好友創辦《南音》，戰後在「故土重光」的短暫喜悅之後，經歷二二八事件的鉅痛，對政局灰心已極，晚年基於對台灣歷史的使命感，乃轉而從事文史著述。其一生與師友論交，最核心的精神，就是對台灣前途的關懷，以下試舉數例以見。

先看這首寫給黃春成的作品，〈寄懷天南並似稻江諸友〉其一：

愍氣凌霄處，君真是我曹。論交崇古俠，談學蔑時髦。地窄龍蛇困，天昏魑魅睥。山河須整頓，後起責難逃。

起筆兩句，以「愍氣凌霄」作為彼此志同道合的判斷標準，言外大有「樂莫樂兮新相知」的狂喜與豪情，這種「愍氣」的實質內涵究竟是什麼呢？以下數句有進一步的解答：論交情，崇尚肝膽相照的俠氣；論學問，則重在篤實而蔑視時髦。而且不能對黑暗的時代毫無所感，只以獨善其身為滿足，雖然眼前所處是「地窄天昏」的台灣，我輩有如龍蛇受困，彼殖民強權卻如魑魅橫行，台灣的未來，正待重頭整頓，這是我輩後起者無可逃脫的責任。

如果說上述一首只是青年豪氣的展現，尚未針對實際的時代困局表達關切，那麼下列各首作品，則都是有感於時代困境，對台灣命運與前途，寄予強烈的關懷與憂思。

1940 年代，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，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，也展開全面的軍事動員，物資短缺，米糧因嚴重不足而實施配給制度。當時在東京的葉榮鐘，參加陳虛谷為歡迎施玉斗、張賴玉廉兩人來訪而邀集的餐敘，席上有感而發，寫了一首長詩：〈玉斗、玉廉兩兄入京，虛谷兄招飲松喜，席上有懷負人〉。本詩前半先敘述與故鄉摯友在東京重逢之樂，以及聚餐美食之豐盛、氣氛之愉悅，然後轉而念及故鄉此時的處境是：

觸景增惆悵，懷君感交并。故鄉傳消息，令我愁緒縈。家家強節米，市上少肉腥。一飯難求飽，喂狗無殘羹。餓死縱能免，菜色自然成。富者已如此，貧者苦莫名。我心匪木石，羞對杯盤盛。安得挾席橫滄海，一杯潤爾枯腸鳴。

在面對佳餚，因侍女的殷殷勸酒而中腹雷動、杯箸交橫之餘，忽然想起故鄉的景況是截然不同的：「家家強節米，市上少肉腥。一飯難求飽，喂狗無殘羹。」以致連富者都面有菜色，更遑論貧窮人家，其苦更難以名狀。想到此，已了無食慾，憂思悄悄，鬱結難解。

林獻堂於 1940 年 10 月底回台，年底有一組〈歲暮感懷〉詩描寫當時台灣過年的窘迫情形。包括市面上魚、酒等過年必備的食物缺乏，台灣人作年糕的原料糯米，也不易取得。⁷¹針對這組作品，仍在東京的葉榮鐘有步韻之作，題為〈辛巳歲暮感懷敬步灌公瑤韻〉，其中第一、二首內容如下：

鶴唳風聲又一年，新翻體制自森然。爛銅腐鐵高聲價，依舊文章不值錢。

飛鳴兩怯任推遷，玉碎聲中望瓦全。火熱水深看日甚，明年應不似今年。

第一首，前兩句直接描述，戰爭期間時局緊繃、風聲鶴唳的氣氛，並對日本治台當局為配合戰爭動員，而實施「國家總動員法」（1938 年宣布）的森然體制表達不滿。後兩句兼有批判與自嘲的意味，為製造槍砲所需，官方大肆蒐集民間銅鐵，以致金屬價值連城，而自己作為一介文人，也只能依舊寫寫「不值錢」的文章罷了。

第二首，更深刻寫出台灣知識份子處身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局勢中，進退兩難的矛盾與痛苦。進而道出卑微的期待：在水深火熱中，只能寄望明年不要比今年更艱苦。所謂「飛鳴兩怯任推遷」是說：既無法雄飛遠遁，也不敢大鳴大放，公然與當局唱反調，只好任時間推移，在無奈消磨中度日。更深刻的是：「玉碎聲中望瓦全」一句，閱讀時不可輕易滑過，所謂：「玉碎」本是來自中文：「寧為玉碎，不為瓦全」的古語，但日本卻借用為二次大戰期間的「戰爭語言」，被用來指稱「奮戰不屈的全軍覆亡」⁷²。當時報紙常以「玉碎」一詞，報導所謂「皇軍英勇犧牲」的戰況。然而在有主體意識的台灣人心目中，何嘗不知道：這是日本當局對發動侵略戰爭行為的刻意美化修辭，罪有應得，有什麼值得歌頌的呢？然而，這種反抗與不滿，只能在私下向摯交好友傾吐。作者所說：「玉碎聲中望瓦全」一語，正是故意在詩中巧妙而隱微地與當局唱反調，在當時一片高呼「玉碎！玉碎！再玉碎！」⁷³的時局中，台灣人真正期待的是：無論如何希望能熬過

⁷¹ 詳參見廖振富〈反戰與反殖民化的呼聲——日據末期的林獻堂詩〉，《台灣文獻》50 卷 4 期，1999 年 12 月 31 日，台灣省文獻會出版。

⁷² 詳參見周婉窈〈美與死——日本領台末期的戰爭語言〉，周婉窈著《海行兮的年代——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》頁 201~202，允晨文化公司出版，2003 年 2 月。振富案：周婉窈對「玉碎」一詞的解說是：「困獸猶鬥式的全軍覆亡」，筆者認為「困獸猶鬥」是站在批判日本的立場所使用的形容詞（批判日軍如野獸之受困），但如果要跟「玉碎」的原有語境吻合，「奮戰不屈」可能是較為客觀中性的形容詞，此種解說，更能彰顯日本當時使用這個詞語所欲塑造的悲壯美，藉以灌輸人民「為國犧牲」的觀念及其榮耀感。試看這首署名「嘉義 聯滄」所寫的〈柴崎海軍少將及麾下玉碎抒哀〉一詩（見《南方詩集》189 期，南天書局複印本，2001 年 6 月）可知：「亞洲新整好乾坤，死守邊疆報主恩。鵝鸛兵雄旗影淡，魚麗陣結義心存。木疏椰子山形露，礁密珊瑚水勢奔。軍屬軍人甘玉碎，宣揚神國大和魂。」此詩的立場與觀點，恰與葉榮鐘詩形成強烈的對照。

⁷³ 參見許俊雅〈九〇年代台灣文學研究現況與反思〉頁 36~37，發表於香港「九十年代兩岸三地文學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2000 年 6 月 1 日。

這段艱苦黑暗的戰爭，不要再增加台灣人無謂的犧牲了。⁷⁴

葉榮鐘在 1939 年的作品〈除夕感懷〉中，也曾有：「瓦全應有說，留眼看芳春」的詩句，可見其作品具有鮮明的「抵殖」、「反殖」色彩。

戰後，台灣知識份子經歷短暫的喜悅之後，隨即對陳儀主政下的台灣現狀感到強烈的幻滅之情，接著二二八的發生，更將台灣人完全推入痛苦的深淵。林獻堂曾有感懷二二八之詩作，今已失傳⁷⁵，但葉榮鐘的和詩，以〈敬步灌園先生二二八事件感懷瑤韻〉為題，仍保存於《少奇吟草》中：

莫漫逢人說弟兄，閨牆貽笑最傷情。予求予取擅威福，如火如荼方震驚。
浩浩輿情歸寂寞，重重疑案未分明。巨奸禍首傳無恙，法外優遊得意鳴。

從內容判斷，本詩應該是寫於事件發生後不久，貫串其中最主要的情緒是「悲憤」二字，詩中批判陳儀主政下的政府官員作威作福，予取予求，進而指斥濫殺無辜的軍事將領是巨奸禍首，不但仍逍遙法外，甚至自鳴得意。台灣人雖噤若寒蟬，卻對國府政權極度失望，甚至產生強烈的仇恨心理。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近代史發展的分水嶺，也是「台灣意識」從日治時期強烈思念祖國的「祖國情結」，轉變為「自我作主」的主體意識的開端，本詩內容似乎已萌其先兆。

《少奇吟草》書末的「未定稿」中有一首與周定山唱和之作，題為〈前途和定山韻〉，是葉榮鐘晚年感時之作：

頽年寧惜劫餘身，刀俎任操過路人。往事追思堪慟哭，遺芳早見委灰塵。
忌醫諱病終貽患，拍馬吹牛莫救貧。落日駸駸誰可挽，望梅又自說憐親⁷⁶。

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二句所稱：「刀俎任操過路人」，是感慨台灣的命運一直受制於外來者手中操控的「刀俎」，台灣人則是任人宰割的魚肉。「過路人」一語，指控國民政府未曾真心認同台灣，而只是以台灣為「復興基地」、「反攻跳板」的短暫過客，更以「反共」之名，行「白色恐怖」之實，任意凌辱虐殺台灣菁英，這就是第三、四句「往事堪慟哭」、「遺芳委灰塵」的深悲。五、六句批判主政者諱疾忌醫，終造成禍患自貽，而官場卻充斥著「拍馬吹牛」虛偽浮華的惡風。因此結尾兩句，為台灣的前途感到無比的憂心，語氣真是悲涼之至。對照作者在

⁷⁴ 江寶釵《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》頁 271 曾引述林緝熙〈聞沖繩敗戰〉、賴惠川〈無辜玉碎〉二詩，也都以「玉碎」一詞形容軍人之集體戰死。振富案：前者似乎偏向附和當局的觀點，後者則是強烈批判。又可參前註，許俊雅一文。

⁷⁵ 詳參廖振富〈新版葉榮鐘詩集《少奇吟草》評介〉，《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》42 卷，頁 356~357。

⁷⁶ 振富按：「憐親」原版作「親憐」，誤。「憐」屬「下平一先」韻，不合韻；「親」屬「上平十一真韻」，與本詩押韻合。故筆者逕改為「憐親」。

1946年參加「台灣光復致敬團」所寫的〈南京謁中山陵〉：「雲海茫茫路幾千，首都今日拜先賢。瓣香默禱邦基固，不訴辛酸五十年。」那種對祖國的孺慕深情，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二、媚世我無顏：志節操守的堅持

葉榮鐘個性耿介，嫉惡如仇，處世最重氣節，其詩作對奔走逢迎、無廉恥之心的小人，批判每不假以辭色。而與師友論交，自然是以氣類相投為尚，堅持操守格調的純潔，以氣節互勉，也是與師友唱和詩作的主要精神，如前述〈哭幼春先生〉其二，歌頌幼春人格特質是：「疾惡心情狠似虎」、「硬骨稜稜標末世」；又如〈書懷示虛谷兄〉也以：「耐得淒涼君亦苦，不嫌淡薄我安貧。」與好友互勉。以下再舉數例，以見箇中精蘊。

滿腹牢騷意，紛然集筆端。傲人君有骨，媚世我無顏。食肉殊堪鄙，餐英已覺艱。生才非所用，應悔落塵寰。

這是〈寄懷天南並似稻江諸友〉其三，其中三、四句：「傲人君有骨，媚世我無顏」詩意警策，最能概括其「以道義論交」之神髓。雖然此詩牢騷滿腹，充滿生不逢時的喟嘆，但堅持以氣節自守，傲骨嶙峋，不失書生本色。黃春成戰後初期寫給莊垂勝的信，曾自稱：

弟生於高山，番人遺性猶在，不屑低首，惟對兄則在例外，秉心之言非打馬也，哈哈！⁷⁷

從這段信筆揮灑的快人快語，加以揣摩，黃春成與葉榮鐘、莊垂勝等好友，的確都稱得上是深具操守的「有氣魄、有原則的台灣人」，殆無可疑。

下面這首與林幼春的唱和之作〈敬次幼春先生村居瑤韻〉，也是感時諷世之佳作：

強舒倦眼對殘暉，身似飄蓬何處歸。籬菊豈因霜凍瘦⁷⁸，饑烏端為食爭飛。
青山難買空惆悵，白雪高吟有是非。太息中材遭亂世，年來蹭蹬⁷⁹損腰圍。

⁷⁷ 見林莊生《懷樹又懷人》，頁172。

⁷⁸ 振富按：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瘦」，形近而誤。新版未改正，仍沿其誤。「瘦」者，病也，古典詩詞常以「瘦」形容菊花，如李清照：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」但未聞以「瘦」形容菊花之例。

⁷⁹ 振富按：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登」，形近而誤。新版未改正，仍沿其誤。「蹭蹬」，意謂際遇不佳，「蹭登」則不成詞。又，此處當用仄聲，應以「蹬」字為是。

第一、二句，是對家國飄零的身世之感。三、四句先以「籬菊」自比，也是比喻幼春，能忍受惡劣環境（霜凍）的考驗，並譏刺無品小人之鑽營奔走，如烏鴉爭食。五、六句，先感慨難買青山，無處可隱居，再稱頌老師不止作品格調高（白雪高吟），人品也高（有是非）。結尾兩句，「亂世」是呼應「殘暉」，而「蹭蹬」則扣緊第三句「籬菊霜凍瘦」。這對師徒，處在日治末期的險惡時局中，即使不合時宜，與世多忤，最重視的還是對人格操守的堅持。

戰後，葉榮鐘曾應好友莊垂勝之邀，唯一的短暫公職是「台中圖書館編譯組長」。二二八之後，徹底遠離政治，轉任職於彰化銀行，直到退休。而與他關係最密切的林獻堂，更在政治上飽受當局排擠，最後遠走日本，客死他鄉。以下這組以〈園蔬四品〉為題的兩人唱和之作，最能看出林獻堂與葉榮鐘兩人的師徒情深與氣節風骨，尤以前三首為然：

味淡郇厨遠，冬初愛晚菘。却宜寒士友，清白是家風。（白菜）

甘脆凌瓜果，因根浪得名。根深人不見，雪白與冰清。（蘿蔔）

色白怎名藍，輪囷⁸⁰豈自甘。素心防⁸¹污染，葉葉自包函。（甘藍）

這三首詩，是承襲中國古典詩「以物喻志」的詠物傳統，詩中所詠之物，都是台灣庶民生活中常見的蔬菜，但作者卻能在極為平凡的素材中寄託深意，稱得上意境高遠。第一首的重點是讚美「白菜」堪為寒士之友，以自喻己志，因為「清白家風」是兩者的共同特質。第二首先就蘿蔔深埋土中：「根深人不見」著筆，進而拈出「雪白與冰清」之特色。第三首，更巧妙地貼緊甘藍菜（高麗菜）葉片層層包裹的外形，引伸聯想，將此一植物的「自然現象」作極為深刻的主觀「人文詮釋」：因為怕被污染了純潔的內心，所以它才把自己層層包裹起來呀。

這三首詩，共同出現的關鍵字是「白」字，從「清白」、「雪白」到「色白」，作者念茲在茲的就是人格操守的純然無瑕，不容污穢。這組詩可看做是他的夫子自道，也是對林獻堂人格的推崇，與何以遠遁日本的深刻理解。

葉榮鐘將這組詩寄到日本給林獻堂，引來林獻堂深刻的共鳴，其回應之作〈

⁸⁰ 振富按：「囷」字，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菌」，形近而誤。新版仍沿其誤，未改正。「輪囷」是形容內心懷抱的鬱結盤曲難解。

⁸¹ 振富按：《少奇吟草》第三句作：「素心妨污染」，「妨」應是「防」之誤。因為「素心防污染」一語，正是針對第四句「葉葉自包函」：甘藍菜何以具備此一形貌特徵之原因的主觀詮釋，藉此寄託作者深刻的言外之意：「清白的內心為了防止被污染，所以把自己一葉一葉密密包起來。」言外之意是：寧可保持自我操守之潔白無瑕，不屑被污染。若作「素心妨污染」，則語意扞格不通。

次少奇園蔬四品原韻>前三首內容是：

毋使相侵害，荒畦闢亂蓬。寒庖霜後擷，澹薄稱家風（白菜）

埋頭人不見，豈是為逃名。祇恐渾荊棘，徒傷雪玉清。（蘿蔔）

不怕風霜苦，生來味自甘。何曾開口笑，心性善包函。（甘藍）

這是 1951 年的作品，當時林獻堂已遠避日本三年。三首都是回應葉榮鐘詩中的意旨，以詩明志，一吐胸中之壘塊。第一首詩旨是以清白家風自許，希望不要再遭受無情的政治迫害。第二首，委婉地表達了他在戰後遠遁日本的動機，並不是為了故作清高，作逃名的隱士，而是擔心險惡的時局、嚴酷的政治環境，傷害了他一生的清白操守。第三首〈甘藍〉，從高麗菜葉的層層包裹聯想，一面贊美其「經歷風霜，風味自甘」，一面也抒發個人包函一切謗責，而難得「開口一笑」的苦悶。面對惡劣環境的無情打擊，而能堅持素志，是他強調的重點，而「何曾開口笑」則是其晚年悲涼心境的最佳寫照。

葉榮鐘一生之摯友莊垂勝，其人品之高，頗受朋友讚譽，如蔡培火說他：「淡薄自守，存心遂性，期無負人。忠誠為公，克己扶朋，徹底抗日。」，涂壽眉形容他的後半生：「棄名若敝屣，廿里外農桑獨樂，士林卓特一完人」⁸²他年輕時代從事抗日活動，以擅長演講著稱，甚至博得「莊鐵嘴」的稱號⁸³。好友陳虛谷贈詩說他：「莫怪莊生意氣高，當年才調亦人豪。知君狷介仍如昔，醉後猶能痛罵曹。」⁸⁴戰後，他因二二八受累被囚五十餘日後，獲釋後即隱居於霧峰萬斗六「大同山莊」農居，耕讀、課子以終其生。

1953 年葉榮鐘有〈步負人山莊夕坐原韻〉：

正人羞倖進，蹭蹬豈無因。倦鳥趨林急，饑魚唼餌頻。持身嚴慎獨，教子尚安貧。風露催花發，尊天不仰人。

一、二句，是對老友狷退自守、有所不為的讚美，也是為他後半生的遭遇抱不平。第三、四句，先暗用陶潛〈歸去來辭〉：「鳥倦飛而知還」之意，形容他是急著歸林的倦鳥；相反的，小人趨利如饑魚，只要施以小餌，便頻頻爭食。五、六句，形容莊垂勝「教子安貧」的隱居生活，與「持身慎獨」的個性為人相當貼切，反

⁸² 蔡培火、涂壽眉之讚語，出自莊垂勝去世後兩人所寫的輓聯，見《徒然吟草》附錄〈遂性先生輓聯〉，頁 53、62，龍文出版社。

⁸³ 參見葉榮鐘〈台灣的文化戰士——莊遂性〉，《台灣人物群像》頁 280~281。

⁸⁴ 見《陳虛谷作品集》，頁 337，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。

映至交相知之深。結尾兩句，讚嘆其自食其力，尊崇天理，安貧樂道。「風露催花發」之語，可視為躬耕田園的生活寫照，也蘊藏著自然生機無限，滋養萬物（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），而且人類可以和自然和諧相處的深意。

三、斯文一線留：漢詩傳承的文化意涵

葉榮鐘與其他日治時期所謂的「二世文人」，雖都曾致力於新文學運動，但漢詩創作卻與其一生相始終，不論是作品數量或創作時間，漢詩往往超過他們的新文學創作，而成爲其平生最看重的心血結晶。如葉榮鐘、陳虛谷、吳濁流，都有類似的情形。葉榮鐘與林幼春、林獻堂、傅錫祺等櫟社師長接觸既早，戰爭時期更正式加入爲第二代社員。數十年長期薰陶之下，他對從事漢詩創作，乃產生強烈的使命感，與無可自拔的濃厚興趣。

就個人意義而言，漢詩是葉榮鐘一生最大的情感寄託與抒情媒介，1961年他有〈寄定山社長〉一首：「前輩風流已莫攀，嗜痂成癖竟難刪。比來詩興濃於酒，點鐵端有周定山。」1962年有〈與幼岳論詩〉，詩中有云：「只覺詩成如吐梗，胸中壘塊一時消。」都充分反映他對漢詩創作所投注的熱情，以及借詩歌創作以抒情寫懷、傾吐激憤的功能。

就文化層面而言，他們執著於漢詩創作，還有更深刻的理由，那就是：漢詩本身就是漢族文化的象徵，尤其在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，櫟社第一代社員所念念不忘者，就是如何延續漢詩創作傳統的文化香火，避免被日本文化所徹底同化。⁸⁵而這種理念也深深影響葉榮鐘等人，如本文前引〈贈虛谷兄〉組詩，有「作詩何必拘工拙，一線能延便是功」、「斐亭風雅久灰塵，誰障洪流策鼎新」之句，其實就是與陳虛谷互相鼓勵：我們要努力寫詩，因爲這是文化命脈所繫的偉大事業啊！

在1940年留居日本期間，恰好林獻堂也在日本，他與陳虛谷等好友，常陪同林獻堂出遊唱和吟詩，這首〈侍灌園先生外苑觀月〉五古長詩便是作於此時，本詩前半先描寫同遊之樂、月夜景色之美，後半進而述及：櫟社第一代社員已凋零殆盡，林獻堂遠在日本憂心忡忡，乃力邀留居東京的晚輩共組「留東詩友會」，以復興漢詩爲使命：

……論詩悼二阮，誰能繼其蹤。海南餘子盡，詞苑障煙蒙。斐亭歷劫後，人思舊日鐘。來日竟何似，斯文如此窮。天意遺⁸⁶故老，餘響發焦桐。海

⁸⁵ 詳參廖振富〈傅錫祺《鶴亭詩集》所反映的人生抉擇〉，之五「詩社活動：藉文化傳承以安身立命」，收入《中台灣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頁155~160，台中縣文化局出版。

⁸⁶ 振富按：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遺」，新版《少奇吟草》形近而誤作「遣」，當以舊版爲是。

外開詩境，登高呼寓公。忘年交未學，提耳命蒙童。一線期能續，聞聲踴躍從。悠悠萬古意，令我氣如虹。慷慨思自勉，不信勞無功。

「論詩悼二阮」是指分別於 1915、1939 年去世的林癡仙、林幼春叔姪，他們兩人是櫟社的原始發起人。到 1940 年止，櫟社第一代社員仍健在者已寥寥無幾，詩中因而有：「海南餘子盡，詞苑障煙蒙」之嘆，與「斯文如此窮」的深憂。「海外開詩境」以下筆勢一振，對林獻堂提攜後進，共同致力漢詩寫作，葉榮鐘身為晚輩，表達了「一線期能續，聞聲踴躍從」的無限熱誠。這是兩代台灣文化人，以延續漢族文化承傳自任的具體努力。

1941~1944 年的戰爭期間，櫟社曾有過一段「復興期」：在林獻堂與社長傅錫祺兩人共同努力之下，櫟社第一代成員的子弟門生多人加入為第二代社員（莊垂勝、葉榮鐘分別在 1941、1942 年加入），為櫟社注入新血。戰後，櫟社雖曾有過短暫的重整，加入洪炎秋、周定山、林攀龍等新社員⁸⁷。但 1946 年傅錫祺去世、1949 年林獻堂遠遁日本，1956 年林獻堂病逝異國，櫟社中流砥柱已失，餘風難續。

1957 年冬天，櫟社兩代社員曾在萊園集會，出席者有第一代元老張棟梁、第二代成員葉榮鐘、林培英、林攀龍（林獻堂長子）等人，會中分韻賦詩，全體並在「櫟社二十年題名碑」前合影留念（這張合照，已收入新版《少奇吟草》中）。葉榮鐘有相關作品兩題：分別是〈過櫟社碑〉七絕二首、〈萊園雅集分韻得侵字〉七律一首，先看〈過櫟社碑〉二首：

片石巍然大海東，王楊盧⁸⁸駱各能雄。即今欲繼風流緒，已覺時遷境不同。

滄⁸⁹海桑田感慨同，先賢心血豈終窮。當年曾作中流砥，今日猶看氣象雄。

第一首，「片石」是指「櫟社題名碑」，此碑落成於 1922 年，當時隆重舉行的題名碑落成典禮，是代表當時台灣文化重振的一大盛會。而葉榮鐘寫這首詩寫於 1957 年，經歷 35 年間的世局滄桑，他感慨時過境遷的，不只是前輩風流難以再續，也包括台灣從戰前到戰後，政治與文學環境的急遽變化，乃至台灣先賢遺範的倍受冷落。第二首，肯定先賢一生努力的心血：文學與文化事業並未成空，櫟社已完成他在台灣文學史上不朽的地位。

⁸⁷ 關於櫟社在戰後初期的重整，詳參見許雪姬〈林獻堂與櫟社〉，收入《櫟社成立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2001 年 12 月 8~9 日，於霧峰省諮議會舉行。

⁸⁸ 振富按：「楊盧」，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陽盧」，形近而誤。新版仍沿其誤，未改正。「王楊盧駱」原為初唐四傑：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之簡稱；在此指櫟社諸傑。

⁸⁹ 振富按：舊版《少奇吟草》作「蒼」，誤。新版仍沿其誤，未改正。

再看〈萊園雅集分韻得侵字〉七律一首：

墜緒茫茫何處尋，萊園重此集南金。抱殘守缺先賢志，繼往開來吾輩任。
莫漫趨時徇俗見，勉從遺範奮初心。中興有待輸群力，佇聽焦桐發好音。

「墜緒茫茫何處尋」、「繼往開來吾輩任」，葉榮鐘要尋找的墜緒、要「繼往開來」的責任，其實不只是漢詩創作本詩，更是詩歌所象徵的文化涵養、淑世情懷，以及不容消失於歷史舞台的人格典範與台灣精神。

陸、結語

本文在簡述相關背景之後，論述重心首先是針對葉榮鐘《少奇吟草》所呈現的人際脈絡，加以分類探討，並歸納其人際網絡之特徵。接著以此為基礎，進入相關詩作的探討。每類探討，筆者抽取與葉榮鐘互動較密切或情誼較特殊的師友，每類各三位，摘錄葉榮鐘和這些詩友有關的詩作，深入挖掘其意蘊。

筆者對詩作的分析，大致上有以下兩個進路，其一是詩作文本的細密解讀，尤其針對詩旨隱微之處更是本文論述重點，至於創作技巧、美學層面的討論，亦偶加著墨。其二是廣泛引述原始相關史料，如傳記、書信、他人詩作等，以及今人研究成果，採「傳記研究法」探討寫作的時代背景、人際往來互動實況，以加深對詩歌「本事」的瞭解。最後，乃根據葉榮鐘唱和與追悼之詩作綜合整理，企圖以筆者個人的主觀詮釋，歸納成三個重點，直探先賢本心，逕名之為「台灣精神」，以作為今人緬懷借鏡之資。

筆者原先構思的大綱，「人際網絡」一節本來擬另列「二二八遇害者」為第四類，藉以在下一節以討論葉榮鐘追悼陳炘、林茂生、王添燈等二二八遇害者的詩作。同時，論其詩中的「台灣精神」一節，還包括「春來猶可競方菲：從摧殘中尋找新生的力量」一目，以見其對台灣前途的關懷，在悲情中仍蘊藏有深刻的期待（此類詩作，感人至深，每令筆者低迴難已）。然而限於篇幅已長，撰稿時間不足，暫且割愛。所幸筆者正執行另一研究計畫：〈台灣古典詩中的二二八〉，在該研究中，葉榮鐘關於二二八的作品將是筆者論述的重心之一。

對筆者而言，從事台灣古典詩的研究，從來就不只是純然以客觀、冷靜為尚的「學術研究」與「心智活動」，更是一次次土地與生命的尋根之旅。透過此番沈浸神遊於先賢氣節相尚、家國情深的師友風義與歷史氛圍中，筆者再次感受了「真情交感」的生命震動，也更鼓舞了未來持續探索台灣文學的熱情。